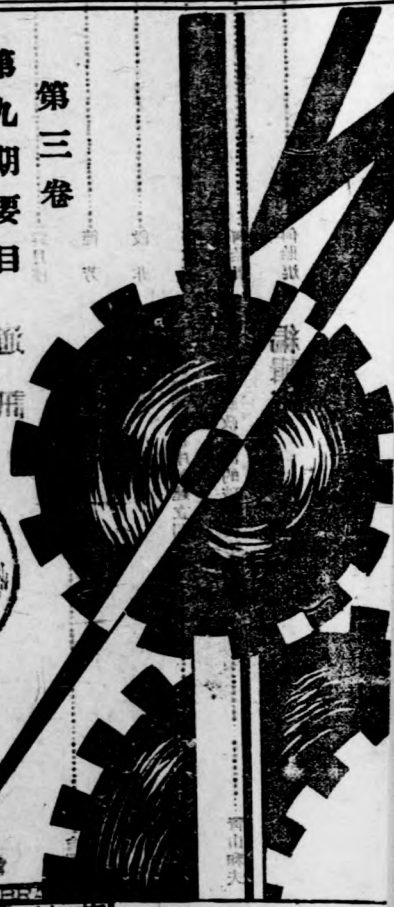


健行

論著

第三卷
 第九期要目
 重編

社評	論著	文藝	通訊
湖南人的精神與湘北大境 總理思想淵源的探溯與分析 民生進化的歷史階段 敵人北進的幻夢 晚周諸子的學術淵源 王船山先生思想研究的片斷	看花 跋者	旅滬雜記 詩七百	由陪都到韶關
譚其月樓	張友媿 張友媿 張友媿	向望久 譚鈞	喻智微



NATIONAL LIBRARY



湖南人的精神與湘北大捷

彭志鴻

「若說中國是希臘，湖南好比斯巴達；

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便作普魯士。」

上面幾句詩是在歌頌湖南人精神，是的，湖南人的精神足以當得起這種歌頌而無愧。假若有人認我中了誇大狂，則請他仔細研究歷史。

春秋以前尚矣，左傳獨載春秋以來。當時的楚國即代表今日的湖南，而當時最強大的諸侯國亦即楚國，她的尚武精神，實在中原諸國之上。五伯桓文為盛，但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並未敢與楚交戰；召陵之盟，齊桓公雖有：「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之誇大語，但也祇落得楚代表屈完的：「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的輕蔑的回答。論者謂晉文公城濮之役，庶幾是中原的人真能以武力克復楚人，但不知當日晉文公傾晉國全國之師，合曹衛兩國之衆，以與子玉所統率之一部分之楚國之兵力為敵。左傳說：「王（指楚君）怒少與之師，維西轅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所統率的那部僅此而已。晉文公微倖而勝，氣餒萬丈，甚至召周天子到踐土，請隨以與天子分庭抗禮，可見當時戰敗楚國為不世之勳，楚人之不易戰勝可見於此。以後晉國伯業之盛衰，諸侯之向背，一視對楚之成敗為轉移，按之左傳，斑斑可考。降及戰國，秦國坐大，楚國因昏君相繼，卒以見併於秦，楚人尚武精神果不如秦也。當時之諺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項藉之興，由於擁立楚懷王孫心，其敗則由於弑義帝；漢高祖以楚西相號召，為義帝發喪，終以成帝業，可見楚精神的不可侮，而湖南民氣之不可奪，固非常人所可想像於萬一者。

漢以後，湖南漸染中原文化，而其勇敢果毅的精神固未稍衰。降及遜清，洪秀全從廣東花縣率領太平軍，幾乎傾覆清家，但曾左彭胡諸賢終於率領湘中子弟，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左文襄公且領湖南勁旅，平定新疆。左公有詩以紀當日之盛：

大將西征久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樹，迎得春風度玉關。

當時湘勇之名滿天下，湖南人的精神亦為最發達。後孫總理倡導革命，而湖南先烈黃克強先生厥功尤偉，黃先生於革命諸役，大率親身參加，黃先生一從更足以驚天地，動鬼神；民黨成立後，因袁世凱帝制自為，黃先生更復主持反袁戰爭，其至大至剛的人格更充代表湖南人個性。當時袁氏盤據北方諸省，更分師南下，平定南方，共和政體，一髮千鈞，賴湖南先烈蔡松坡先生在雲南高舉義旗，帝政遂以瓦解，袁氏憂鬱以死，蔡先生這種不懾於威力的大無畏的精神，不過也是湖南人精神的另一個表現。

泊乎倭寇久侵，抗戰軍起，湘中健兒執干戈以衛社稷者，數量為各省冠，中級軍官下級幹部亦以湖南人佔大多數。重慶大公報社評會稱：「湖南人對於抗戰之貢獻，推全國第一」，並非無根之談，此我湘省人士足以差堪自慰者。

就戰役而論，湖南亦有光榮的紀錄。二十八年秋，敵寇曾大舉進犯湖南，薛伯陵將軍領導健兒，聚殲之於湘水之畔，造成光榮戰績。今秋，敵寇作第二次進犯，兵力遠過第一次，薛將軍復於長沙近郊，迎頭痛擊，敵寇不得不再狼奔豕突，逃亡敗北，退回原來陣地，此固統帥之領導有方，要亦湖南人精神之具體表現。

不過在這裏筆者要特別提出，請我全湘人士警醒的：就是在這兩次湘北會戰中漢奸未完全根絕；固然，這些漢奸未必個個隸籍湖南，但良莠不齊也是不必諱言的缺點。並且據說，在第二次會戰中，漢奸的數目較第一次為多，筆者站在文化界的立場，深自懺悔，未能廣大宣傳，喚起民衆，提高民族意識，愛國熱誠，以增高抗戰力量。同時希望我三千萬湖南民衆，父誠其子，兄勉其弟，勗力同心，喚起中華的國魂，根絕各種民族敗類；而黨政軍各界同志，更應進一步担起自己的責任，發動廣大的宣傳，以求繼續湖南人在歷史上的光榮的往蹟，而底抗戰的勝利，建國的成功。



中共意欲何為？

熊夢飛

上次參政會議，中國共產黨過來一封對內的「哀的美敦書」，便是所謂臨時辦法和善後辦法，無非要求擴大地盤，增強武力，平分政權，專制該黨私慾，不與國家抗建大業相干，國人爲之萬分失望！

最近中條山之役，中共武力——十八集團軍——擁兵晉北，學「諸侯作壁上觀」，眼巴巴望趙國軍浴血苦戰；到了緊要關頭，大公報于五月二十一、二十四日一再著論呼籲趙軍，冀趙參政員張一鵬等通電沉痛勸告，終於全不理睬，讓這一輩北首陽交」，被敵人坐享活剝。讓敵人三次廣播：十八集團軍已與日成立諒解」，「中共與南京組織合流」，還話或不免近於挑撥離間，然而事實具在，總令人放心不下。由是國人對於中共痛恨太息，不止失聲而已。

中共葫蘆裏究竟賣的甚麼藥，中共在抗戰混水中究竟要撈些甚麼東西？中共甘心情願，牽着中國一同走到毀滅的墳墓？還是留了這中華舞台，大家來合演幾齣好戲？還是眼前國內匪衆迫迫關懷的問題，也是中國抗建前途急待解答的問題，這一切，乃是本文所欲探索之範圍。

二十年來，中共之史的發展，千變萬化，神出鬼沒，忽馬忽牛，時左時右；好像一部長篇章回小說，不，簡直像一部新水滸，或新西遊記。

就主義說，由國際主義到民族主義，由民族主義到愛國主義，他一方面由共產主義到社會政策，由社會政策到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就組織說，由無產了人的政黨，到被落知份子們的政黨，再轉變到知份子

子爲骨幹，農村流氓爲附庸的烏合之衆。就革命對象說，始而中國爲列強殖民地，以及抗帝國主義爲目標。繼而中國爲資本主義社會，以打倒資本家爲目標。不久又認中國爲封建社會，以及打倒地主爲目標。最後又認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資本社會，其所揭示之革命對象，更加捉摸不定。至於策略吧，一日一變，一季一變，一年一變，如開市場之早晚價格不等，如同氣候之風雨陰晴莫測，忽而階級獨裁，忽而民主陣線，忽而一黨專政，忽而各黨聯合，忽而土地革命，忽而土地政策，忽而剷除軍閥，忽而擁護軍閥，忽而建立蘇維埃政權，忽而又建立民主共和國。我們試一翻閱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訂政綱，策略，決議，宣言，種種種種，前後對照，相互參比，今日與昨日竟職自己打自己嘴巴，不獨旁觀者如墮五里霧中，該黨不善忘的元老，追思往事，恐怕也有點難以爲情吧！我常常想，近代中國政治舞臺上，出了一對善變的活寶貝，因而場面頗不寂寞，其一是中共，其一是汪逆精衛。汪逆的尾巴早露出來了，中共是不是也到了原形畢露的時候呢？

往事已矣，物且放下不表。待我檢視抗戰四五年間，中共所變的陣圖，所耍的連環套，一陣一陣拆開，一套一套指破，也許於國難不無裨益。

民國二十四年爲中共突變時期，它放棄了十幾年殺人流血謀求之的一切，向各黨各派招手，向中央政府乞憐，向平津學生要求大送其錢糧的眼波，因而發出「八一宣言」，主張建立抗日民主聯合政府。組織各黨各派聯合國防政府。當時，我抱着懷疑的態度，寫過一篇長文。其稿二十五七年七月二十日余主編之文化與教育旬刊九十六期，題爲談談關於共產黨的一封信之後。提出幾個根本問題。並請命出題，索其對日

「最後我要向中共代實人，提出幾個問題，這些問題不能有圓滿的解答，甚麼合作，甚麼聯合戰線，都是廢話，或者是騙局。」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還是國際的？

第二、中國共產黨是代表階級利益的？還是代表全民利益的？

第三、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現在需要階級鬥爭呢？民族鬥爭呢？階級與民族混合鬥爭？

第四、中國共產黨企圖建立中華蘇維埃呢？還是建立中華民國呢？

第五、中國共產黨口稱北上抗日，為甚麼不進賀龍不北走晉，而西去川康呢？阻力是一樣的。

第六、各黨派聯合，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

第七、對日戰爭時，中共工作為何？擾亂後方奪取政權？參加前方一致抗戰？乘機發展組織與勢力？

第八、××對東方民族，是援助的？吞併的？中東路出賣，對蒙古新強私擅訂約，在東方政策上作何解釋？

第九、中國共產黨黨團運用，是和從前那種翻臉黨式的？還是遵守政治道德的？

第十、以上各題沒有得到答案，事到於今，通通成功了戰海中巨大暗礁，第七條尤其不幸而實中。

二、

二十五年之間，敵人侵略日緊一日，國人抗戰情緒日高一，中共活躍也日盛一日，由迫×抗日而聯×抗日，終終推×抗日，乃改黨國民黨，保證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停止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政策，及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等四項。接辦於抗戰緊張之際，發出共赴艱難宣言，大略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防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改編

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那時中共歸化條件係服從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決議，自能無可批評，而其歸化動機，却並不那樣冠冕堂皇，若實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變相投降，其原因分析言之：(一)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檢討過去各國共產黨敵太多，遭受失敗，因決議命令其聯席其他黨派，形成所謂人民陣線，以對抗法西斯蒂陣線；中共因接受此項命令而變策略。(二)××陷於德意日防共協定的包圍圈中，東西受敵，因令其工具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放棄一切，促成對日戰爭，作為××的新衛戰。(三)紅軍自論逃竄陝北經過二萬五千里死亡，人不足一萬，槍不過七千，中共形同瓦解，特務機攪動對外戰爭，以無重圍。(四)國民黨勢力日益擴大，中央政權日益鞏固，中共絕無可以動搖的力量，姑且避免犧牲，以便重裝旗鼓，捲土重來。

中共之轉變內幕，原來如此，既不是那班幼稚的毛孩子所想像的小「愛國仇日」；也不是那幾位愛國君子所描寫的——共赴國難。因此數年以來，其行動就不與語言符合，其隱密裏幹的勾當，更不與公開的宣傳一致，他們依然在玩着：「造謠重於宣傳，宣傳重於事實。」的老把戲。

先就中共文獻來說，中日戰起，曾制訂了抗日救國十大政綱，其內容是故作「驚人之美」的高調，給各界民眾一點「甜頭」，同時投骨有年陣胃。一部分是企圖自身發展便利，救國民眾給予充分的所謂絕對自由。——一個主權獨裁的政黨高談自由，而且在軍事動盪主張絕對自由，未免欺騙中國知識界太無人道，可憐之至——以便孤軍，吸收黨員，準備重演推測克倫斯基政府那一幕喜劇，還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六、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內，與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建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擁護和平陣線，反對德意日侵略陣線，聯合朝鮮臺灣及日本

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在國共兩黨澈底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神團結，共赴國難。

事到於今，國際上的和平陣線在那裏？國內的統一戰線是誰領導？該黨們竟良心想一想吧！

政綱是公開的，倒是有抗戰之意，再看中共的戰略和策略吧，二十四年八月以後的戰略大要是：（六）進攻的方針——一、國際方面：聯合蘇俄，英法美以攻擊日本，使德意陷於孤立，或使之中立；二、國內方面：聯合其他黨派，使國民黨孤立削弱，在國民黨內部，聯合左派，爭取右派，打擊親日派，聯合同情共產黨的軍閥，吸收中立徘徊的軍閥，打倒反動軍閥，用抗日救國綱領，以實現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的組織，而實行抗日，到了最高潮時，即轉換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七）回想以前的經驗教訓——一、時刻謹防×××的反革命，二、把握領導權，三、擴大鞏固紅軍並保持其獨立性，四、保留蘇區獨立性，以作紅軍根據地，五、不作國民黨尾巴，六、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適當配合，七、利用國內各黨派各軍閥間及貧農與地主間矛盾，作革命力量，八、利用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作革命力量。二十五年以後的戰略大致是：（一）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共同抗日，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組織抗日國防政府，以吸收全國人的同情，使共產黨與紅軍加強其組織，一切以抗日為前提，在抗日口號掩護之下，來進行階級鬥爭與土地革命。

試將上述中共宣言，政綱，戰略，策略合成專集，焚香細讀，然後知道，中共所謂抗日，實在是對全國人民一個撒謊，尤其為對於頭腦簡單的青年一種騙局。「到了最高潮時，即轉換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是何等毒辣！「在抗日口號掩護之下，來進行階級鬥爭，土地革命。」是何等危險！大家在前線衝鋒陷陣，骨山血海，你們忍心棄抄後路，恐

怕所謂社會革命祇是一個幻想，中國早就一命嗚呼了，你們雖然不需要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未見得都願意同往莫斯科作寓公呀！

其次，就要說到中共的行動了。按照該黨一向：「說的不做，做的不說。」那鐵則，無疑地，實際行動與公開宣傳，背道而馳。紅軍改編，祇是換了個八路軍或十八集團軍的番號，仍保持其獨立性，反正可以伸手中中央要餉要械；蘇區取消，祇是換了個陝甘甯特區的名稱，仍維持其特殊系統，並無礙於稱孤道寡；土地革命正不妨以土地政策為代名詞，以符民生主義之至意；赤色恐怖，正不妨以鐵釘為代替，屠殺一切異黨異己。

至於抗戰一層，我們對中共天不得，又笑不得。年來他們根據其自訂的：「藉抗日口號掩護之下，……吸取全國的同情。」政綱，曾經把抗日掛在嘴上，寫在紙上，貼在壁上，然而他們又根據其內定的：「以不抗戰為抗戰，以小勝為大勝」的宣傳大綱，沒有真個：「兼顧黨打死仗。」抗戰第一期，中共工作，還有三分抗日，平型關之役，實實協助國軍打了一回勝仗，於是大吹大擂，刊行了十幾種小冊子，宣傳了兩年之久，記得二十八年冬間，有朋友在生活書店看見一本大戰平型關，很驚訝的想：「八路軍還在死守平型關嗎？」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派誇誇，所謂抗日也者，不過如是云云而已。到了抗戰第二期，中共工作，就祇剩下了一分抗日，既然沒有過着平型關那樣便利機會，惟有以游擊為專利品，繪影繪神，寫了幾七快五義，七劍十三俠之類的文字，哄得一班青年孩子怦怦心動，似乎他們才是上帝定製的游擊專家，或者是黃帝子孫中另一支游擊血統，唉！到了最近一年間，中共連一分抗日工作，也相應不幹了，幹的是收繳民槍，繳收友軍，甚至如新四軍之所為，個個相向。俗語說的好：「把戲把戲，原來是假的。」又說：「耍的手法，看的腿法。」中共素來以手法高明著名，難道中國之大，就沒有明眼人士了嗎？況且中國現在人民智識水準，比二十年十年前為高，看慣了西洋景，並不難於破破呀！

由上看來，中共百分之百是不抗戰，是乘抗戰期間營利，發國難財。而且，自國難形勢演變，和平陣線的盟主，在西方和侵略陣線首腦，手攜手的結了婚，又與東方侵略陣線的助手——日本——私訂終身，中共的主子，自無令其執行抗日任務之必要了。那麼，中共今後仍動向是怎樣呢？

第一條路，也可以說是走入「死胡同」。現在加緊傾軋勢力，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等到彼所謂「最高潮時」，由對外而對內，由民族革命而社會革命，幻想重演一番十月革命。第二條路呢？倒是坦坦蕩蕩的正道，現在正心誠意，服從政府，真個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最低限度在抗戰過程中，不來扯我們的後腿，等到抗戰勝利，憲政實施時候，如果按照建國大綱，國民黨主權全國人民的語，大家解爲國民。同享太平幸福，如果還行政黨政治的話，自然會分你們一杯羹的。

我們雖然懇切希望中共踏上第二條路線，然而他們迷戀於所謂：「繼續把領導權」，「不做國民黨的尾巴」，恐怕難於同意吧，第一條路上，却是掛上了「此路不通」的木標。姑且就理論和現實說一說：

第一，中國革命之歷史的使命，從社會演進說，一是由封建到資本的階級上，推翻封建制度建設資本主義的革命，二是由資本到社會的階級上，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的革命。中國國民黨自辛亥革命到現在，是以民權主義來完成前一階段任務，同時又以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來完成後一階段任務。中共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之歷史使命，既已由國民黨一手包辦，一肩擔承，還有中共存在之必要，發展之餘地嗎？

第二，中國歷史發展之現狀，從經濟形態說，資本主義並未成熟，階級分野又不顯明，生產問題未解決，談不到分配問題，生產技術未社會化，談不到分配社會化，無論根據任何社會主義者的理論，沒有產生

應理的社會革命之可能，因而沒有共產黨滋生之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乃隨着各類各色洋貨輸入的裝飾品，如白蘭地香水精一般，既非中國所產生，亦非中國所必要，既已搬到中土，又不合乎華人口胃，所以商輒屢換，廣告大登，仍感銷路不暢，中共所期待的到最高潮時，轉換社會革命口號，祇是口號罷了，絕對起不了多大作用。

第三、交叉於中國兩重革命階段之間，就是列強的侵略主義，尤其爲日本強盜侵略，因而中國革命之另一任務，便是民族革命，也就是全國無論任何階級，共同的要求。國民黨爲代表民族利益的黨，始終毅然決然擔起了這層重擔，不惜犧牲，不避艱險，打了四年苦仗，獲得全民族之擁護與支持。中共於此時期，挑動那微露的階級鬥爭，來轉移民族鬥爭，用分化的手段，來促成統一抗戰之敗北，勢必至於自絕於國家，自棄於民衆，連自己借愛國招牌騙到手的徒子徒孫，必至於中途脫離隊伍而散。

第四，國民黨六十年之千錫百煉，殫收並蓄，造成成功中國一個政治重心，也造成成功一個現代國家雛型，經過年來苦戰苦撐，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精神各方面，益見「衆星拱辰」之象。不獨如大公報記者所云：「另立中心必至於危亡中國」，事實甚，根本沒有讓任何政團另起爐灶之可能。中共專取政權，等於「掘人說夢」，又好似「蟬螻撼樹」，惟有踏磨十五六年及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期程，再走一遭而已，而其命運之趨移想更千百萬於從前。

筆者五年前，探討中共前途一文，於今看來，似乎有「先見之明」，撰寫東西，更自信帶有預言意味。中共國子莫不乏明達之士，最好回過頭來，莫向山窮水盡的程途前擠了；然而，這是多餘的話。

論著



總理思想淵源之探溯與分析

譚鈞

本文提要

- 一、引言
- 二、總理思想的淵源
- 三、總理的字宙觀
- 四、總理的人生觀
- 五、總理的社會觀
- 六、綜合的研究
- 七、結語

一、引言

我們都知道 總理是個偉大的革命家，而不知道 總理竟是個偉大的思想家。總理一生奔走革命，垂四十年，奔走呼號，誠是一席不暇暖，一然而無論在怎樣忙碌的場合之中，總要從容不迫的抽出一部分時間來讀他的關於國計民生的書籍。這種種軼事，已有吳稚暉先生發白頭宮女談天寶道事敗的說得津津有味，令人神往。總理固然認定「革命是非常的事業，」同時更認定革命的基礎是建築在高深的學問上面，所以要把達到完成革命的目的，必得首先完成有系統而高深遠大的革命思想。所以 總理在三民主義上開章明義便給主義下了一個界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太凡人類研究道理，最先發生意想，有思想便起信仰，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主義才能成立，根據

這個界說，可知主義與學說與純粹的思想不同，是要通過信仰而發生革命的實際行動，換句話說：「思想是屬於「知」的部分，發生力量，是屬於「行」的部分。在「知」的部分是很難的，讀其間必須通過番思慮和陶鑄的工夫，始能成爲有條理的體系的思想，在表面上看，總理奔走革命的時候多，沒有時間來作過伏案研究的工夫，殊不知 總理是一行以求「知」，知以力「行」，一生的精力，多半用之在主義的創明上，假如沒有這部至中正可大可久的主義，作爲革命的最高準則，則今日絕不會發生這偉大的革命力量！總理一生的行誼與革命精神，固然處處可以爲我們效法，然其主義，實爲其心血之結晶，數十年經驗的積集，近代思想界一大寶藏，全世界最高文化的綜合，我們後知後覺者無論在文化上革命上實有加以闡明之必要。雖然 總理說：「你們一般黨員，祇要照我所講的踏實去行，就好了，不必再去求另外的知。」這句話的意思，是着重要一般黨員去力行，但其實我卻敢說一句：「能真正透澈了解三民主義者，才是三民主義真正的實行者。」所以我很希望全國同胞人人都深切的認識三民主義，人人都徹澈底底實行三民主義，筆者不自量力，願就 總理之思想淵源方面，加以探溯與分析，雖無精闢之見，要亦一得之愚，謹撰斯文，以就正於諸者。

二、總理思想的淵源

我們知道思想是時代的產物。我們要探溯 總理思想之淵源，必須首先明瞭 總理所生時代的背景。總理生於滿清末年，是中國最黑暗最沈悶的時代，這時滿人壓迫漢人，同時外人又欺壓中國整個的民族。歐美已到文化發達科學昌明的時代，而中國會停滯於封建勢力所盤據

的黑暗階段，政府的腐敗無能。國民之愚昧無知，使中國陷於貧窮衰老，危亡絕滅的境地，國稅不能自主，法權不能獨立，今日割地，明日賠款，種種的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民族的生命，被束縛得奄奄待斃，所以總理大聲疾呼：『能來提倡革命，為什麼要革命呢？』總理說：

「人類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進步……要人類進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除去障礙，便是革命。」

同時又說：「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類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意行之，則斷無不成者，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與封建國等事業是也。」

由此可知革命是什麼呢？不過是順天理，應人情，適應世界潮流，切合人類需要，除去一切障礙而求人類進步的一種行為而已。因為革命，必須有革命的思想與理論，以為革命行為的準則，這種思想與理論之形成便是主義的產生。那麼主義之創明，必是針對國家的病態，洞察民族歷史的背景，透識社會人羣的請求，與明瞭世界潮流的趨勢與動向而立下來的唯一的革命方案，關於三民主義的思想淵源。總理在他所著的中國革命史雖有很簡切的說明：

「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之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這 總裁在「總理遺教概述」文中更有更簡明的闡述：

「我們知道：總理的遺教，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情以攝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制制度之精華，再加以自己所獨見創獲的許多真理，所融鑄之整個的完美的思想體系，一方面是崇高博大的學問，一方面又是切實可行的方案，全部遺教所講的是做人立業治國平天下之高明悠久而又易知易行的要道。」

根據上面 總理自己的說明，他的思想淵源，大致可分為三方面：

(一) 因襲固有 (二) 規撫歐洲 (三) 自我創獲。而在這三者中間，當以第三之「自我創獲」為最可寶貴。所謂「獨見」，所謂「創獲」，便是 總理全部心血滲透和陶鑄而成的結晶。由這情形，我們更可了解 總理思想的結晶——三民主義。雖然有一部分是因襲我國固有的思想，但卻不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保守派，以及 古迷的復古運動。對於歐洲學說既有攝取規撫，但卻不是今日馬克斯主義明日列寧主義的濫取舶來品，也不是妄自尊大，鼓吹全盤西化的盲從主義。除了「因襲固有」規撫歐洲以外，這些「獨見」與「創獲」處，是 總理根據客觀的事實，宇宙間一切的現象，與人類生存進化的原理，而參以自己的經驗，與主觀的認識，所發露貫通而成的獨立思想體系。所以三民主義在吾國固有的思想中間是襲取了精英，而揚棄了糟粕，在歐洲學說中間，採擇了它的長處，而戒去了它的短處，有高超遠大的理想，有切實可行的辦法，無論在學術上，政治上，都是博大精深，推之世界而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茲就個人平日研究所得，可從三民主義探溯到 總理思想的淵源，約分為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

三、總理的宇宙觀

為得說明 總理的宇宙觀，首得研究三民主義的風精神的所在。三民主義雖然是有着不可分的連貫性，但是最高的理想是民生主義，對於民生主義，依 總理自己下的定義：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存。」(民生主義第一頁)

所謂生活，生存，生計，生命，都是離不了「生」。同時 總理又說：「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社會歷史的中心。」

為什麼「生」是宇宙的中心呢？中國易經上說：「生生之謂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

就中國醫家的說法，天地陰陽的變化，無非是以造生萬物為目的，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生」。故周濂溪濬雲：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

程子說：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祇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祇是善，個便是為一元的富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根據這個說法，宇宙是充滿着生意；生命，而這生意的滋養，生機的發育，生命的創造，是靠着什麼力量呢？就是靠着宇宙的原動力（Energy），不斷的活動創造，生生不息以至於無窮。所謂「天行健。」法國哲學者奧華（J. Buffon）說：

「宇宙是一偉大的滋長系統，自微末生命以至人類，莫不在不斷的演化和發展，川流不息，變化無窮，都莫以自發的運動為其基本特徵。」

又柏格森（Bergson）對於生命的見解是：生命原屬意志之作用，欲領悟生命，須自意志動作始，意志無計劃，無目的，而為生命之衝動，努力向前推進，遇及障礙即打破之而繼續前進，此為生命之真相，無以名之，曰「生命的衝動」（Elan vital）同時又說：

「生是一種持續的創造，拓展的動作。」

那麼，我們可以說宇宙是一個大充實，這個充實為一切生命所構成，換言之，生命是宇宙的本體，生命的自身是自在的，自動的，自主的，自發的，它無所不屆，無往不在；因而宇宙的進行也是永恆的，無限的，進展的，行乎其不得不行的，因為生命有生活的原動力，所以能動，能動故生生不息，這是人類所以永恆進化，宇宙永恆不滅的緣故，所以陳立夫先生的唯生論上說：

「宇宙一切皆由生命的元子構成，所以宇宙一切皆有生命，而我們全部宇宙現象即宇宙生命現象，宇宙一切都是生命，整個宇宙都充滿着生意，一切現象都是生命的表徵，都是萬物生活的結果，總之

宇宙整個地是一個生命的結構。」

但是歐洲的哲學家以宇宙最根本的實有，有的說是精神，有的說是物質。我們的唯生論者以生為宇宙的實有，究竟道「生」是精神還是物質呢？欲明究竟，我們且先引唯心者與唯物者的論斷作個比較研究：

唯物論者認為一切萬物之存在與變化，皆為物質，所謂精神，不過是由物質所生出來的一種現象而已，如法國唯物論哲學家拉斐利（Lametrie）之人生機械論謂：「生活之原因，純為物質的作用，所謂精神，不過由肉體而生之現象，肉體不存在，精神也隨之消滅。照這樣看來，物質是宇宙的中心，是根本的實有。精神不過是物質的副產物，其存其滅，都隨物質為轉移，由他決定一切，派生一切。」

至於唯心論者，可又不同了。他是以精神的實在（Being）為萬有之源頭。世界上一切的物質，都是由神，上帝所造成，故精神的實在，實為統一萬有之源。他們說：「世界造化之巧妙，非神不為功。」又說：「萬物之因，推到最後，非歸之於神，不足以解答疑難。」照這種說法，他們是否定物質的存在，而把一切實有都歸之於心，結果總是一「精神萬能」而往往與神學的宗教觀相結合。

這兩派哲學思想，在歐洲成了兩大壘，幾有冰炭不相容之勢。他們把物質與精神，意識與存在，客體與主體，都絕對孤立起來，而沒有把握中間的聯繫。因為思想的偏向，往往以此偏見之壘，隱蔽了真理離開了事實，結果走上了極端荒謬的途徑：一個是物質文明，一個是精神文明，前者流於殘酷，而趨於滅絕；後者流於空虛，而趨於銷亡。至於總理的宇宙觀是唯生的，他不僅沒有唯心唯物者的極端看法，而且把「心」「物」合而為一，同為宇宙的實有，其言曰：

「總括物質的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不知二者本合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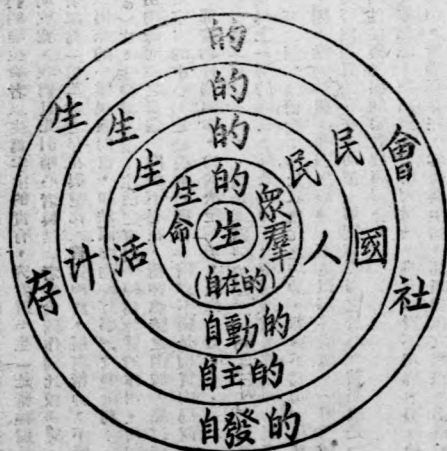
關於這一點，總我有很明白割切的發揮：

「天下一切事物，總不外為精神與物質二者，據我研究的心得，認定精神離了物質，既無由表現；物質離了精神，也不能致用，所以物質與精神，實為一體之二面，或者說一物之二象，相因而生，相需而成。」（科學與學問）

本來心物兩派哲學家之論爭，在歐洲哲學上是一個不釐解決的問題，而 總理卻站在唯生的觀點上，給了一個圓滿的解答，這不能不說是 總理最偉大之發明。到了陳立夫先生，則更將唯生論哲學理論的體系建立起來，而更以科學的基礎來證明了唯生論的正確性與真實性。他的大意是：構成宇宙的最基本的最後單位是「元子」，無量數的元子的有機化合體就是宇宙。「精神」和「物質」又是元子同母的產兒，物質是元子的靜態，而精神是元子的動態。物質是體，精神是用，元子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所以精神不死，物質也不滅。從前古典的物理學家，有「質量常住律」，又有一個「能量常住律」彼此絕對獨立，至愛因斯坦（Einstein）發明了相對論之後，把「質量常住律」與「能量常住律」結合為一，物質與力的結合，正如物質與精神統攝於元子本身一樣，不過力與物質的結合是生的低級形態，精神與物質的結合是生的高級形態吧了，因此可以說精神與物質同時在宇宙間存在而為宇宙之實有，宇宙沒有純粹精神的東西，也沒有純粹物質的東西，提提精神便離不了物質，提提物質便離不了精神，物質與精神，以其所佔的空間與所控制的時間底差異，有種種不同的配合與變化，從而表演宇宙萬物的生命過程。因物質與精神配合成分與方式之不同，所以宇宙的萬物也種彙各殊，品質各異，這與我國儒家「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繁雜，而氣有多寡稠細，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的說法，正也有相同之處。

至於人類，是元子的高級組織，所謂「人為萬物之靈」，因為人類求生的意欲與生活技能，比其他萬物強烈而優越，所以對於生活資料之獲得，也特別努力。一部人類的歷史不過是部生活奮鬥的歷程最初與自

觀宙宇的理總 (一)



奮鬥爭，以後又與社會鬥爭，因為這樣，所以社會不斷的進展向上，這種求生的動力，便是歷史社會進化的因素。所以 總理說：「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總之。總理的宇宙觀是以「生為宇宙的中心，因而更認定「民生是社會歷史的中心。」所以結果產生了以唯生宇宙觀作基礎的民生主義。茲為便於說明起見，圖示於下：

式形的化進史歷會社(二)



四、總理的人生觀

馮友蘭先生說：「一個完全的人生觀，必須有一個完全的宇宙觀以爲根據。」總理既有完美的正確的宇宙觀，所以兩宇宙觀更產生了他的人生觀。

既然總理確定了宇宙的中心是「生」，那麼這「生」在人生觀上便成道德的標準所謂「仁」了。周子通書曰：

「天地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物。」

種明道也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由此可知天地之道曰「生」，爲人之道曰「仁」，概括的說起來，

總理的人生觀，是「仁」的人生觀。孟子曰：「仁者，人也。」說文：「仁者親人，從人二」。明白點說，從兩個人以上的人便是人羣，是全

體社會的人，是金人類的人，我們要愛父母兄弟，推而至於愛家鄉愛國

家愛民族以至於全世界一切的人類，人類相處，應要親愛精誠，以仁待人，方是人道。邢昺曰：「仁者善之總名」所以總理在「自由（民族）平等（民權）博愛（民生）」的三個革命口號中，皆有「生」之涵義。如「自由」即生命自在活動之意「平等」即生命自得自主之意，「博愛」即生命生長發育之意，而統可名之曰「仁」。擴而充之，對於世界的最高理想，則以「世界大同」「天下爲公」爲其極則，這種思想便是基於這種「仁」的人生觀而出發的。

但是一人在宇宙間的地位怎樣呢？宇宙是生命的巨流，個人乃是大流中一個細流，就是所謂大我小我。祇須個人向生命奮進，向生命探求個人生命固可以發揚，宇宙生命亦因而擴大。同時宇宙是一刹那間的在流轉變化，我們人生也是一刹那間的在流轉變化，惟其變化之速，我們的努力，便無時無刻不轉入新方向，我們的生命也無時無刻不在創化之中，創造進化論者柏格森（Henri Bergson）說：「我們是什麼，要看我們做什麼；我們做什麼，要看我們是什麼」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我們做人，應該要變動不居，應該自強不息，要從創造中，去發現自己，要從創造中去擴展自己，這世界是我們的，六合之內，天地之間，都是我們人類活動的範圍，我們儘可努力開闢，去發展我們的生命，去擴大我們的生命，去創造我們的生命。

中國易經上也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要我們模仿「天行」以求每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日新而日進無疆。所以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庸上說：「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也正如孟子所謂：「盡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由人性而天性，由人道而天道，這是我國儒家對於人羣與宇宙一貫的思想。同時程明道也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他的意思，以爲人實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不過吾人多執個體以爲我，遂將我與世界分開。須知宇宙乃一生之大流，乃一大仁

，人之有仁德者，便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要達到這個境界，必須一以貫之。這這天人合一之說，實與柏氏之說，並無二致。

宇宙的中心是「生」，人性的中心也是「生」，（所謂「生」之謂性），我們既明了宇宙的大概大法，即我們便可正確地解人生與宇宙的意義，而確立生活的信仰；第一步首先完成自己，然後再圖個人的聰明才力，以貢獻於大我。完成小我的步驟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這便是所謂「成德立本」；貢獻大我的步驟是：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便是所謂「開物成務」。前者是修己，後者是濟人。成己是成物的基礎，成物是成己的目的。整個說起來，就是服務的精神。

總說：

「一人應該以服務爲目的。而不該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至於盡聰明才力的人，也應該盡一己之體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這種服務精神，乃是由「仁」字出發而演成的忠恕二字。「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即所謂忠也。「己所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即所謂恕也。但是在非常時期，這「仁」字又成了犧牲精神。

總說：

「合生以救國，志士之仁德。」

因爲人類離不了生命，生命之要求有二：（一）生命的保存。（二）生命之延續，社會人類，既要求生存，所以凡是妨礙生存的不良勢力，必須加以剷除，社會上如果有發軔妨礙生存的不良勢力，都是社會的一種病態，必須病態消除，社會才能繼續進化。所以胡適說曰：

「物之生不遂，而病乃生；國之仁化不通，而亂乃作。故易曰：『幾元亨而天下治。』」

程明道說：

「養生首手足癱痺爲不仁，此言最著名狀……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

所以我們必須勵於知「仁」，力於行「仁」，勇於求「仁」，如國家民族到了受到外界的壓迫和妨害的時候，必須羣起抵抗，寧肯犧牲個人的生命財產，以求國家的自由平等，民族的命脈綿延不絕，所以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戴東原曰：「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他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非仁也。」戕少數人之生以遂個人之生，固是不仁，至於危害國家民族的生命，當然是大不仁了。所以舍己爲羣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人類應有的犧牲精神，這種犧牲精神，就是「仁」，就是革命的原動力，沒有偉大深厚的原動力，斷不能發生成仁取義的決心，和生死不渝的宏願。

胡適在「不朽」上說得很好：

「……從前的因，種種現在無數『小我』和無數他種勢力所造成

的因，都成了我這個『小我』的一部分。我這個『小我』，加上了種種從前的因，又加上種種現在的因，像灑下去，又要造成無數將來的『小我』。這種種過去的『小我』和種種現在的『小我』，和種種將來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一點加一點，一線相傳，連綿不斷，一次奔流，滔滔不絕；——這便是一個『大我』。『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

同時又說：

「我這現在的『小我』，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於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隨時時想着，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負了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

由此可見一個「小我」無論對現在，過去將來所負的責任如何的重大，而人生的價值又是如何可寶貴！這道責任是什麼呢？就是「總裁所說的：『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間起的作用。』其努力之方，則無外仁智勇三大美德。『仁』是人盡一切原動力，濟之『知』以知『仁』，更濟之『勇』以行『仁』。智就是進取的創造的精神；勇就是服務的犧牲的精神。總之，『總理的人生觀是『仁』的人生觀，其出發基於『生』的宇宙觀，而結果形成了民族主義。

五、總理的社會觀

總理既由宇宙觀確定了他的人生觀，再由他的人生觀，確定了他的社會觀。總理確定了「生為宇宙的中心」。那麼宇宙間是充滿着生意機生命的現象。從社會組織方面看起來，社會是有機的組織，有機中一切的組成分子，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的，都是息息相關的。個人造成社會，社會造成個人，社會的生活全靠各個人分工合作才能生活，同時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都脫不了社會的影響，假使各個分子互相衝突，或者某部分發生衝突，社會健全萬萬希望不到的，社會生命是萬萬不能發展的。正如人的身體一樣，若某一部分受傷，則全部都要受影響。所以我們務得使各部與平均的發展，而使和諧平衡。

總理說：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於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化。」

這思想的根據，一半固根據一般生理現象，而其哲學的基礎實淵源於中庸。中庸說：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是什麼呢？『和』是什麼呢？中庸說：『中是天下之大本。』

和是天下之遠道，所謂大本，就是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故曰大本。所謂遠道，就是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無往不通，無所不在，故曰遠道，因為要中且和，宇宙一切星體才能各有其位置，各循其軌而旋轉，（天地位焉，）萬事萬物才能生長，發育，各遂所生，各得其所。（萬物育焉，）這種不偏不倚，至中且正，有組織，有秩序的現象，就是生理的現象，也就是自然的法則。至於社會亦爾，社會必須調和大多數的利益，而消弭其大多數利益的衝突，才能保其安居樂業之均衡狀態。考說文：「利，銛也，和然後利，從和省聲。」易曰：「義者利之和也。」又「義」一利「義」一利「義」一利，易曰：「利有攸往。」所以我們要謀社會大多數的利益，必須求「和」求「中」，換言之，就是要合「中庸」之道。

然而如何在調和大多數的利益而使平衡呢？這就在於社會制度的組織問題了。從前社會的紛亂不安，以致釀成種種的戰爭禍亂，溯厥根源，都是由於偏重於少數人的利益，而不能使社會人們的利益得以調和平均。譬如在君權時代，特殊階級，處於暴虐無道，被壓迫的人民，無地自容，所以革命來打不平，其所以打不平者，在求其平而已。這種平不是天賦的聰明才智的平等，而是要求得政治地位上立足點的平等。我們知道人類的生存，是指全體的共存，不能有主從之分，不能有優越低劣之別，我們要經濟利益，相調和而達到均無窮，和無害，安無傾一的境地，那麼在政治上尤須求得真正的平等。

這種使政治地位上的平等的作用是什麼呢？就是「權」，總理說過：「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求來維持人類的生存，（因為人民的利益，由全體人民來行使，由人民自己決定政府的形式，決定執政的人選，決定政府的行為，在平等的原則下，人人都能依自己的權衡，去利用一切機會來增進自己最大的利益，而滿足其尋求幸福願望。如是才是原質的平等。按廣韻平，正也。易：元平不岐。又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疏：言天下普得其利而均平不偏岐。又平和也。（左傳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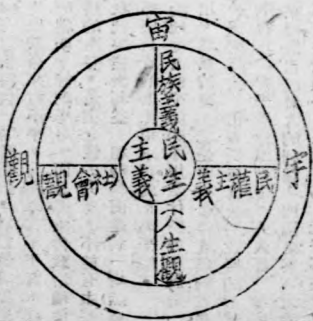
言其先不而令始平，詩大雅：四方既平，王國庶定。玉篇：平齊等也。又治也。齊家治國平天下，齊治皆謂平。故書洪範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總理三民主義最高的理想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所謂「公」與「同」就是平等。因為「平」所以不偏不頗，至中至正，和而且同，安而無傾。因此可以說，總理的社會觀是「平」的社會觀，所謂「平」就是有組織，有秩序，能自動自主，彼此又共存共育互助，互生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理想社會，這種社會觀的形成就是民權主義。

六、綜合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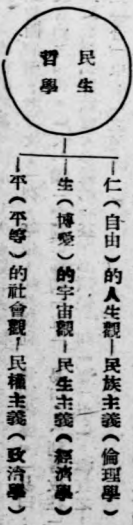
根據上述，總理的宇宙觀，形成了民生主義；人生觀形成民族主義，社會觀形成了民權主義。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把哲學分為六大類。其中第一類，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第三類，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爲（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第五類，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政治哲學）總理的宇宙觀就是屬第一類，人生觀，就是屬第三類，社會觀就是屬第五類，而都可統屬於民生哲學。

淮南子齊俗訓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前者是時間性，後者是空間性，合時間空間而言謂之宇宙。宇宙爲一個「擴張的延續」(Eksensive Continuum) 人生觀是宇宙的縱剖面，是人類整個的歷史；社會是宇宙的橫剖面，是社會有機的組織，從橫的方面是全體人民利益的均衡，縱的方面是人類生命的延續，人類因有機體的生命，就要繼續不斷的去求生存，這種活動力量，就是推動宇宙進化的重心。所以民生是宇宙的中心。當一民族受外族的壓迫，而不能維持他的生存時，民生問題便表現爲民族問題；在一個國家大多數人民受了政治上的壓迫致生活發生恐慌時，民生問題便表現爲政治問題，國家經濟爲少數人所壟斷，以致大多數人不能維持生存時，民生問題便表現爲經濟問題，總之宇宙是以民生爲中心，不通有所表現的有機體交錯的不

同罷了。其相互的關係，如圖(一)：



這祇說三者綜合的研究，至於總理思想的體系，分別爲三民主義，合則爲民生哲學，其餘理至爲隱密。如圖(二)：



總之 總理的民生哲學，是淵源於中國的正統文化和古代的政治倫理哲學，同時又極有泰西的科學的精神，有體系，有方法，這是三民主義的博大精深，超古轍今，爲今日歐美各社會主義所不可幾及。這總說有一段抄扼要而精彩的闡明：

一研究 孫中山先生主義的人，應先知九件事：
第一、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先

生實在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

第二 先生的知識，包含近代最新的科學，而其解決一切問題，必用近代的科學方法。

第三 先生的三民主義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義之內，其全部著作可總名之曰民生哲學。

第四 先生一生努力，全在以革命的手段，救國救民打破一切個人主義的迷夢，實現三民主義。

第五 三民主義的原始目的，在於恢復民族的自信心，因為民族的自信心，不能恢復，則此弱而且大之古文化民族，其老衰病不可救，一切新活動，俱無從生，即發生亦不脫病弱的狀態，不能救民族的危亡。

第六 三民主義之實行的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努力完成國民革命，集中國民革命的勢力，以國家資本主義為建設民國之基礎。

第七 三民主義的終結的目的，在對治全世界的由資本主義而生之社會病，以全人類之共同努力，建設新共產社會，完成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就是要造成「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世界。

第八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目的相同，而哲學的基礎和實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先生說：「共產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又說：「馬克司是社會病理學家不是社會生理學家」，這四句是研究民生主義的人最要注重的格言。

第九 先生的全人格，乃以仁愛為其基本，一切表裏，無不仁愛有過人之智，而其智僅用於知仁，有過人之勇，而其勇僅用於行仁可知雖即仁愛絕無革命可言，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其他一切道義，皆不外由此而生，完成仁愛之用而已。以上面所舉的九事，可以說把 總理的忠懇淵源已概括的說得很透澈明了。據個人的淺見， 總理的民生哲學，可以說就是革命哲學，也

可以說就是行的哲學。（理由已具引言中） 總裁所主張的行的哲學，正是總理一生革命的最好的注脚。

七、結論

總理的思想，溯其淵源所自，真可說是「博厚」，其見諸行世也，必一定「高明」，其垂諸後世也，亦必一定「悠久」。 總理之偉大，固在於他人格之偉大，與其革命精神之偉大，然其身像太著則尤在他的思想的結晶——三民主義，吾更可以斷言： 總理生前之偉大，不若他死後之偉大，他現在之偉大，更不及他將來之偉大，因為 總理在生前革命時，是主義的創造與發明時期，一時不易為人明了，所謂「知難」到了現在， 總理的主義，已逐漸見諸實行，而人們對於 總理之主義，已發行深刻之信仰，並認為救國救世之要道，含三民主義莫由，所謂「行易」，等到將來革命成功，主義大行，全人類社會都蒙其賜，更進而進於大同世界，則 總理之主義，實為全世界人類之福音，其偉大當更非今日所可比擬。今日中國處此生死存亡關頭，而天竟為中國生此一「大哲人」，遺下了一部救國家救民族救萬準則的三民主義，則真這一點，已可使我們堅定「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所可惜者 總理生平奔走革命，卒卒無一日之暇，得以從容著述，其微言大義，不得盡見，又可惜者， 總理草三民主義時，不幸民國十一年在陳炯明叛變之役，悉被竊去（見 總理民族主義自序）今日所行者不過平日的講演稿，雖然，雖精深偉大，但其經 總理親手寫成之三民主義，已不能讓諸吾人之前，不能說不是一大恨事！近歲以還，致力於 總理遺教之闡揚者，已不乏人，狗恨之深，深以為慰。惟 總理思想淵源，學問造詣，俱極深厚，尚須吾人立大志，發宏願，納粹研尋，使其發揚光大，尤須身體力行，使其早日實現，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者，建設新的國家，以為實現永久和平及促進世界大同之始基，是則吾全國同胞所當共同努力者，補償先哲，復念來茲，尙勉旃哉！

民生進化的歷史階段

袁月樓

姑查民生史觀的立場，我們認為人類是根源於動物羣體，而動物羣體之所以形成，是由於人類求生存之總行為，人類都要求食以維持生存，繁衍以保衛生存，求偶以繼續生存，這三種作用，就是構成社會的基礎。人類基於此種求生存之總行為以構成社會，故有繼續不斷的努力，以促進生命的發揚光大；因此，社會進化的時刻在變化和成長的過程

中向前發展，這種發展，就是人類進化的歷史。在人類進化的歷史中，因為從各方面的看法不同，故可從各方面的觀點，敘述歷史進化的階段。

(一) 從人類方面來說明歷史進化的階段：國父把它分為三個時期：其一為物質進化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時期；其三為人類進化時期。元始之時，太陽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這是世界進化的第一時期。現在太空諸天體尚多在此期之中；而物質的進化，以成地球為目的，吾人之地球，其進化幾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考在。地球進化以至於今，按科學家據地層之變遷而推算，已有二千萬年了。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成人，則為第二期的進化。物種由微其類，由簡而繁，本物種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簡言之：人類進化的三個時期，第一期是物質進化，其程度是由太陽而生電子，由電子而生元子，由元子而成地球。第二期是物種進化，其程度是由微而繁，由簡而繁，由單細胞而複細胞。第三期是人類進化，其程度是由獸而人類，由簡單而複雜，由野蠻而文明。故洋洋宇宙納萬事萬物，所謂人與自然，有機體與無機體，生物與無生物，都不能逃出

這一種歷史的程序而前進的。

(二) 從人性方面來說明歷史進化的階段：從來學者論及人性，都在善惡兩字上兜圈子，誤認人性為一成不變。國父則根據他的進化論以解釋人性進化的道理，認為善惡尚的道德，是經過人類努力的结果，所以人之善惡，原是經歷長時期的進化而來。在這長時期的進化中，可以分為物種進化與人類進化兩大時期。在物種進化時期，人類與其他動物無異，純為獸性，沒有人性，各各自私自利之慾望，互相殘殺，完全被物種天擇的學說所支配。在人類進化時期，人類才產生人性，走自己的道路，此期的進化，又可分为三個階段：A 善惡二元階段；B 未發達，獸性大都殘留，成善惡二元狀態，因為由動物變到人類，至今還不甚久，所以帶有多少獸性。B 人性一元階段；C 人類進化理想時期，獸性漸被淘汰，僅留人性，社會上便無惡行。這種無惡人的社會，尚不是最善的境界；因為此時還有一種善惡無惡的人，人類在這三尺手頭，還須更進一步。走上最理想階段。C 神性發生階段；D 神性是最高理想的性質，人類歷史使命，便是要向這目標邁進，所以國父說：「人類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後，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性。」至於甚麼是神性？神性可說是止於至善的性質，神性發生後，社會上一切都表現為真善美，而臻於「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三) 從人類求生存之專門來說明歷史進化的階段：國父也把其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人類競爭，人類要求生存，獸類也要求

生存，彼此就發生了競爭，人類運用他的聰明才智，同心協力，互助合作，以戰勝毒蛇蟻獸。第二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在人同人爭的社會當中，又有此族與彼族之爭，平民與君主之爭，勞動者與資本家之爭；換言之，也就是善人與惡人爭，公理與強權爭。第三個時期是人同自然爭，那時人與自然的問題已經解決，所以人類祇與自然鬥爭，並以其偉大的聰明才力去征服自然，控制宇宙，以建設一個理想的幸福社會。

(四) 從社會方面來說，歷史進化的階段：我們認為社會的本質，不是由於人類意識自由所締結的契約，亦不是和有機體一樣的機能的發展；也不是神祕的心理的交感作用；而是人類求生存慾望的滿足，而從事於生產行爲的結合。換言之，社會是以人類求生存爲中心所發生的各種行動所形成的組織的綜合體。因此，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是人類繼續不斷地求生存。但是社會如果沒有變革，社會便不會有進化。而社會變革的發生所必須具備的客觀條件，乃爲社會組織確已發生流弊，足以妨礙人類的生存。因爲人類生存的慾望是不斷地增進，所以社會組織也應不斷地增進。換言之，要使它時時改革，以適合人類的生存。從上述理論的根據，則社會的發展階段應分爲四個時期：第一是元生時期，此時期是供給過於需要，無私有觀念，亦無政治組織。第二是寄生時期，私有觀念存在，封建的政治組織，是一個強奴弱的時期。第三是保生時期，私有慾望擴大，政治方面是推倒封建政治的存在，而代之以民主的政治形態，漸次形成爲少數的虛偽的民主政治。第四是共生時期，此時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

(五) 從經濟方面來說，歷史進化的階段：經濟是人類求生存過程的總和，而經濟學的目的，就在闡明全部民生體系的社會經濟構造所有的各種法則。我們認爲所有人民的生計，就是經濟政治文化的產生與成立的基礎；技術和生產關係不能超出了整個民生構造體系的支配。人類爲了生存而作積極的活動，全部經濟的發展過程，就是人類的生存活動所造成；而人類保持生活的平衡，又是經濟發展過程的樞紐；人類

爲了適應生活向上的要求，而努力改進經濟生活的全部體系，於是破壞舊有的平衡而建立新的平衡狀態，經濟才得以向新的階段發展。在人民生活計上面，消費是佔了重要的地位；生活的要求向上更大，消費量便隨之而增，使生產合乎民生的要求，人類就要從事於使經濟發展的努力。因此，所謂經濟進化史，也就是人類求生存進化的歷史。這人類求生存進化的歷史，就生產方面來說，可以分爲六個時期：第一是採拾時期，在原始時代，地廣人稀，人人皆容易謀食，不要作很多的工作，祇要摘取天然的菓實，便可謀得生命上最低限度的共同經濟要求的解決。第二是漁獵時期，人類是以打漁獵獸來生活。第三是畜牧時期，人類以畜養禽獸來生活；第四是農業時期，人類以種植五穀來生活。在這三個時期中的經濟生活，就是濃精薄漁獵、畜牧、和農業，可說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但是人類社會的生存意識，業已存在。第五是商業時期，形成都市中心經濟，交通發達，商品生產流通，商業資本抬頭，隨着民生的要求更大，人與人之間發生了密切聯繫，社會原有的生活範圍擴大。第六是工業時期，人類是以機器生產來生活，整個原有的社會經濟構造，根本發生動搖，而趨向於國民經濟，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已擴大到世界的範圍。

以上就是生產的進化來說，生產後就是分配，自古以來，不斷地生產，就不斷地分配。但在生產品分配以前，有一個財產的分配，即工具和原料的分配。國分看其此點，認爲它的方式有三，因而時代亦有三：第一是共產制度，實行於原人時代；第二是私產制度，開始於金錢出現之日；第三是新共產制度，在解決社會問題以後。其詳細的解說，一看民生主義第二講，便可明瞭。至於各時代的生產品的分配，皆屬於財產的分配，可以推知。這是分配的進化。

分配後就是消費，自古到今作一比較的觀察，也可以得出三種方式，形成三個時代，即：需要；安適；繁華。這是 羅分把歐美學者分人區生活程度爲如此三級採取來並與以改造而得出的見解。其次序是由需

要時代而安適時代而繁華時代。他以為前一時代是物物交換之期；中一時代始於貨幣發生之際；後一時代則在機器發明之後。他曾把這三種見解應用於穿衣吃飯，住屋行路亦不能例外，這是消費的進化。

其進而言之，生產分配消費皆隨時代而不同，事實上確係如此。將來機器發達，工商業都很發達，社會事物之量增多，質增高，級增高，社會生產品的分配不會發生問題，則民生暢達，世界和平，無貧富之分，亦無高下之別，這就是民生主義的經濟大成時代，也就是現在人類所憧憬着的大同世界。

(六)從政治方面來證明歷史進化的階段：政治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政治。在此，我們更深刻一點來說：政治是管理衆人求生存的事，它是作為人類求生存和維護生存的一種手段。所以政治的發生和發展是與民生有不能離開的關聯，因此，我們認為政治的進化，可以分作三大時期：第一期是神權政治，在元生時代的末期，人類知識還未能瞭解自然現象，認為神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威力，於是對神的信仰發生，那時的酋長就利用神權作為自己支配的理論。第二期是君權政治，這時是脫離了人同天爭而變為人同人爭的時代，作皇帝的把國家和人民當作一個人的私產，作成特殊階級，人民祇有納稅與服從命令的義務，而無任何權利。第三期是民權政治，此時民生進展，君權政治不能適合於新的生活方式的要求，而在君權的廢墟上成長了民權政治，這就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時代。

(七)從人類知識上的演進，說明歷史進化的階段：知識的發展，是人類進步的特別條件。依照孫文學說的指示，也把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由草昧進化文明，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興文明，為行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以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這三個時期的轉變，沒有顯明的界線。在第一時期所謂的一行，出自生理官能的聯合或反射作用的聯合。而這時期的「不知」，是無意識的知，是渾渾噩噩的原形狀態，所以稱為「不知」。古代未開化的民族，因為知識不發達，經驗不充足，不易引起思維作用，更沒有推理判斷的能力，所以它們的行，祇賴於先天的本能和生理官能與反射作用的聯合；這個時期

是不知而行的時期。此時雖然沒有知識作其指導，但是能勇毅的實行。因此，往往表現出非常的效果；人類由動物羣中而漸趨於文明的領域，就是這種開始勇於試行的成果；所以國父稱人類的進步，皆勇毅於「不知而行」，確有卓絕的見解。在第二個時期的「知」，是由於本能的行，轉變到有意識的行；這個時期的「知」，也是由無意識的知，變成有意識的知。因為在不知的時候，能多不斷的行，以其經驗的積累，引起認識的作用；以其「試行錯誤」，養成習慣行爲；以其本能的「知覺」，「感覺」，而顯明其「選擇」，「類化」，「綜合」，「分析」，「補充」等作用。經驗愈多，認識作用愈顯，思想的障礙自然減少，而知識漸由此獲得。國父說：「爲需要所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少而於不覺。」所謂「不覺」，就是由於認識作用的擴大，使困難減至最少限度，很輕易的達到成功，新知識便從此獲得。在第三時期的「知」，是由於意識的行，轉變到有起點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的行，可以稱爲行事或行爲，而不是冥冥變動的一行；這時期的「知」，也是由有意識的知，轉變到有組織有條理的認知或見解的知，而不是盲目的知，又不是所謂普通常識的知，而是一種科學的知或認識的知。這時期的行爲，是最高階的一行；是由科學的知，發爲周詳的計劃，以產生最高階的行爲。簡言之：人類知識的演進，起初是不知而行，後來是行而後知，最後乃進於知而後行，這種知識進化的程序，可用一個方式把它表示出來：

知(爲行)——行(爲知)——知(爲行)

起初的不知而行的「行」就是試驗探索種種行爲，也就是求知之門徑的行動；最後的知而後行的「行」，則是製造服務種種行爲，也就是因知以進行的「行」，這種因知以進行的「行」，又是以發展更高的知，而促成更高的一行，如此繼續無窮，才是人類歷史進化的途徑。這理由低階段漸漸到高階段的知行推動前進性態，和唯生史觀的社會進化論同出一源，所謂「唯生」，是社會的唯一本質，在它沒有充分地實現之前，它還是位於最低階段的性態，但是它有推進的潛能，在「遂其生」的目的達到以後，一定會再求「善其生」「美其生」「擴大其生」的發展。所以民族自決和民族資本主義，是民生發展的中間性階段，世界大同的新社會，才是民生發展到最高的階段；這種「民生」和「知行」的推動的前進性，與整個宇宙的進化，更是相互爲用，相輔而行的。

論完成革命與統一意志

德芳

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抗戰以來，全國同胞所共均證而且已達到最高點的兩大目標，到底要統一意志，還是先集中力量，這在值得加以說明的。我們知道這外必先安內，安內先期統一，同樣，要集中力量，也得先期意志集中，換句話說，就是要完成 總理的革命工作，首先就得要統一意志，也就是要意志集中。

所有國家一切生存的必然條件至多是兩個。一個是「統一」一個是「獨立」，就對內而言，是必須要「統一」就對外而言，則必要「獨立」，才能談得上生存，如果一個國家，對內不能統一，便必陷於混亂狀態，甚或形成幾個國家，而使原來的國家歸於瓦解，同時如一個國家對外不能獨立，便必陷於屈辱，甚至淪為他國的附庸，致自己的國家歸於滅亡。統一與獨立對於一個國家的生存既如此密切必要，所以政治學者論定國家成立的要素，無不重視統一與獨立，而用「主權」一名詞概括之，拿主權一名詞來說，統一與獨立為其兩極重要屬性，對內主權必須能表現「統一性」，對外主權必須能表現「獨立性」，如此才能算一個完整的國家，時無論古今，地無分中外，所有一切國家要保持他的完整，必得先期其統一與獨立，這是人類一致的心理，在求完成革命的過程中，統一不能或缺的先決條件。

不過就歷史的事實看來，有的國家有時統一生了問題，有的國家有時獨立又受了威脅，更有的國家有時統一既生了問題，而獨立又受了威脅，於是國家便到了生死關頭，單只統一生了問題的國家，無論混戰時期經過了多久，總得一致要求再行統一，不然勢必分裂為幾個國家，單只獨立受了威脅的國家，無論屈辱如何地地步，也總得一發要求完全獨立，不然則必漸次歸於滅亡，統一生了問題而獨立又受了威脅的國家，於理論上似有同時要求統一與獨立的必要。然在情勢上又每每不能兼顧，

強求兼顧，則必陷於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絕境，在此種絕境之下，自然而然發生「先求統一後求獨立呢？還是先求獨立後求統一呢？」的問題先求獨立呢？這是每個國民每個同胞心理上的急切需要，然而對不若人，力不敵敵，急切的強求獨立，每每得不到不能獨立的結果，況且內部既不能統一，即已失去國家生存之一大條件，常易招至外患，漸次使國家完全喪失獨立的資格，又如何可獨立呢？「兼對政略」取亂侮亡，是自古及今的道理，人心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是值得反省的先哲格言，明瞭這個格言和事實，便知求統一為一切國家的先務之了。

更進一步說，統一與獨立雖在理論上同為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然在實際上獨有統一而不能獨立的國家，絕無不統一而能獨立的國家。從前開國時代，不統一而能獨立立的國家或者是有，但獨在交通時代，不統一而獨立的國家，已絕無其例，一個國家不幸同時陷於不能統制又不能平等的境地，似乎先求統一較之先求獨立來得急迫，所以在救濟的程序上，統一的要求要此獨立的要求要急。這並不是說不求獨立，而是要求先求統一然後才能求得獨立，彷彿統一成了獨立的前提，獨立的前提不備，獨立便成不了，現代的國際鬥爭與傳統的迥然不同，就是如此，以前不過是甲國對與乙國朝廷的鬥爭，而不十分與國民相關，現代則是甲國整個集團與乙國整個集團的鬥爭，非僅單獨的軍事或一部份的力量鬥爭，要將兩個集團的集成一團去參加鬥爭，欲先得集中統一起來，運用整個的力量，去參加國際鬥爭，才能完成其目的。斷斷國家統一了，才能運一個集團，國家統一了，才能運用整個的國意，而國家力量的統一一定是由於所有國民的意志集中了統一了流出的結果，也就是意志集中，才有國家統一，由此可知意志集中，就是國家的統一，

國家的統一，是求獨立的重要工作，完成革命就是求國家的自由獨立，所以這種必要工作是不容忽視的，忽視了必要工作，空言對外，則對外是於國家有害無利的，至少也是利少害多，明白言之，就是不能完成革命。

總而言之，意志不集中，統一無辦法，統一無辦法，獨立更無希望，故欲求獨立，必先求統一，這是一個國家到了生死關頭必由的路途。統一對於國家生存的必要性，一般人或者約略知道一點，但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統一，多着重在形式上的統一，而忽略了精神方面的統一，這種精神方面的統一，就叫做「意志統一」，形式方面的統一，就叫做「政治統一」，現在略為說明之。

意志統一，是立國的根本條件，有了意志統一，就可完成政治統一，失了意志統一，便失却政治統一，故欲求政治統一，必先意志統一，現代各國政治統一的形式雖有君主制，民主制，憲制，獨裁制和聯邦制等，然在意志一方，則有一個完全一致的基本觀念，那就是

「國家至上」，「國家超於一切」，所謂國家至上，國家超於一切，是要求每個國民以國家為前提，對國家直接和間接有所盡力，同時，要求每個國民抑制個人，地方，以及一切派系所發生的衝突，免得妨害國家的統一，總而言之，是要求全國上下一致以國家為前提，在國家緊急時，更特別要求全國上下一致以國家為前提，分析言之，則是國家超於個人，國家超於地方，國家超於派系，如個人，地方以及一切派系的利益與國家有衝突，便須一致抑制個人，地方及一切派系的利益，以圖全國國家的利害，如此的國家才能保其國內的和平，使國家漸歸於統一，不如是的國家，則將長期陷於混亂之局，而趨於滅亡一途，這種意志統一，是超乎任何個人，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派系的全國一致的共同信仰，一切個人，地方以及派系都站在這共同信仰之下，雖不用武力也可使國家漸次統一，不站在這共同信仰之下，則個人，地方以及派系，即用武力也未必能統一，所以全國國民都應以國家為前提的共同信仰，政治可在任何形式之下統一起來，沒有這種共同信仰，雖在何種形式之下政治統一，是無法的，所以意志統一，是重於政治統一，要求政治統一，必先意志

統一。一個國家不幸陷於不統一的状态中，而人們都有要求統一的方向，

一般從事政治的人，則每每偏於形式的政治統一方面，而忽略了意志方面，以致欲求統一而愈不得統一，這種病得完全在（一）以個人為前提，於是你想一手統一起來，他也想一手統一起來，結果彼此不相容下，勢必出於一戰，這雖然，失國家的元氣，而不能促國家統一。（二）以地方為前提，甲地方想統一國家，同時乙地方也同時一舉，於是形成割據之勢，各不相下，結果也就出不一戰，互相斬殺，循環不已，這僅僅能分裂國家，塗炭民生，而不能統一國家。（三）以個人為前提而化成一派系的勢力，這一派系想他的勢力與中央抗衡，那一派系也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國家，結果使國家毀滅，而不會統一，以上三種病源，是一切國家統一的必要過程，而一我從事政治的人們，往往不注意自己的這種主觀障礙，一心一意的去掃除其心目中的客觀障礙，殊不知國家一切事情全在涵蓋之大前提下，才能化障礙為輔助，化敵對為合作，所以以為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全在自己主觀，不顧全民族國家之利益，自私自利，貽害全體。

統一意志使全國統一起來，其間的原因也因工夫的難易而不同，如歷史，文化，外使勢力，國家大小，國民性格等而便統一功夫不能立現，這我們就得有下列幾點注意：

- （一）須認識國家的統一，是緩急切的問題，全國人民應共同努力統一的實現，一切割據自私的封建勢力應徹底消滅。
 - （二）須認識對外問題，應本一定的大計，而用適當的氣魄去做，根據 蔣委員長自力更生的訓示，切忌依賴他國的自卑心理。
 - （三）須認識對內計劃依遠久策略從深處多用工夫，使全國人民成始共同奮起，不單只為個人或一部份着想，而致全國人民對國事發生親切感，覺得國家的成功，就是個人的成功，國家的失敗，就是個人的損失，而樂於為國努力。
 - （四）須認識一個國家到了非常時期，要舉國一致，才能渡過此難關，一切個人，地方以及派系，應在中央領導之下，共同努力，以圖危機的克服，統一的完成，他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
- 總之，全國人民能認識時勢的艱難與險阻，共同以國家為前提，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則國家可興，革命可完成矣！

敵人北進的幻夢

(一) 北進政策的來歷

日寇自明治維新以後，即定大陸政策，甲午戰役以後，大陸政策顯分出兩條路線——北侵華北東三省，南侵華南及南洋，走前一路線之念，先鋒隊派領之，走後一路線者則多海軍系的人物，但寇這南侵，實與當時歐戰問題——英國在華中確立的利益相衝突，又鑑於歐戰海軍力量薄弱與泰西列強相較，顯感落後，故不得不暫時將南侵野心想加收斂，以免將國力窮於盡行暴露於世，加以敵國內部，素有陸海兩派人物之爭，軍部大權多操於陸軍人物之手，故在八一三事變以前，討家之野心橫相北進，茲分期述之如後：

第一期自甲午戰後至日俄戰爭。在此期內，日寇肆行侵吞朝鮮之陰謀，樹立其北侵大陸之根據地，當時俄則銳意南顧不顧之海港，爭取太平洋之霸權，日俄利害遂作正式衝突，結果日俄戰起，俄人兵力被逐，倭寇在朝鮮的勢力，乃益形鞏固，北進政策之初步，乃實現。

第二期自日俄戰爭迄於歐戰爆發在此期內，日寇既逐其僑併朝鮮之覬覦，復於漢安茅斯條約，取得南滿之特殊地位，與北滿之俄人勢力，分庭抗禮，至遜清末年，美國因鑑於中日間五案協定之訂立，滿洲領土主權，勢難確保，實違背門戶開放之原則，乃倡一滿洲鐵路中立之一議，以阻日寇北進之勢，日寇遂與俄人勾結，訂立日俄維持滿洲現狀之二次協約，確立日俄間在滿洲之勢力範圍——日本在南滿，俄在北滿，此協約公布，英法德美皆無如之何，祇得依大承屬之。

日本在南滿之勢力既已鞏固，更圖伸其勢力於東蒙，民國元年日寇派桂太郎赴俄與俄訂分割滿蒙之密約，割長春以南之滿洲及內蒙古東部

段一非

日本勢力範圍，長春以北之滿洲及其他蒙古地均為俄之利益範圍，約定互相援助，於是日寇北進第二步計劃——併吞滿蒙——遂收相當效果，泊乎歐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日寇對滿蒙所施之侵略手段，愈無忌憚，為使日俄密約更形具體化，乃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向我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第二號所列七款，即日曾大張借債欲擴充滿蒙之毒計，當時袁氏祇圖帝制之樹立，換取日寇之承認，不惜犧牲國家之主權，乃竟與日寇訂立南滿洲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嗣於日寇對於滿蒙之狂妄要求，漸與承認，於是日寇北侵之凶鋒，愈不可遏抑矣。

自歐戰發生及於今日是為第三期，在此期內，日寇無日不謀所以擴張其勢力，北侵而應捲西伯利亞，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發生，多數黨執政，揭舉世界革命，為各列強所探忌，日寇以為有機可乘，圖擴大其北侵陰謀，乃假借防共之名，發起創共十字軍，而施行其擴張政策在北滿外蒙古權利之政策，並曾向中國政府軍事協定，以贖俄國貝加爾區域及阿穆爾省，此種陰謀實為美國所揭發，首先退出軍事干涉俄國之同盟，其他列強亦相率效尤，日寇北侵滿蒙佔西伯利亞之詭計，亦於是失敗。

日本此次出兵西伯利亞之計劃，雖一時宣告無效，但繼續北侵之野心決未因此終止，如一九二八年田中義一所上之奏摺，即主張北進滿蒙為振華之初步，佔領西伯利亞為奪取世界霸權必由之路，此種主張雖礙自寇曾田中之口，實可代表歐戰軍部之意見，又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寇得獨佔東北四省，而俄國在北滿之勢力，乃為所奪中東路被迫而退賣，為偽一滿洲國之所收買，日寇遂將北滿之政策由此實現。目前日寇所手植之偽一滿洲國——既與俄國西伯利亞接壤，圖俄之心必也日急。

與俄之優因日益增，而西伯利亞亦有補滿洲之後而為日寇「第一」之運勢，茲將其當前北侵的意圖及陰謀分別揭示之如後：

(一) 北進政策政治上及外交上的陰謀

本年日本三月號所發行的日本國王雜誌，太平洋協會常務理事鶴見祐輔曾稱：「我並不喜歡『南進論』這字眼的。日本應該東進也西進也，北進也的同樣伸出。」依據這句語日寇要北侵俄的野心並不減於西侵中華，南侵南洋諸島，但以我國五年抗戰結果，日寇泥足深陷於中原，真應自援，故西侵政策遂形凋殘。自去夏滿洲崩潰，日寇南進之聲，一時高漲，旋過於英美之壓力，南進政策之厲行，顧忌實多，迨六月二十二日德兵鋒指向蘇聯，而日寇乃採取南北並進策，慎言之，祇要他國有點對可乘，日寇決不願放棄，即南也要伸出，西也要伸出，而北也要伸出，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蘇聯既有事於西方，抵抗納粹的侵略，無暇東顧，這就是日寇北進最好時機。然而厲行北進陰謀之一，即在利用白俄反共之心理，作第五縱隊的間諜工作，所以上海長東三省各大城市所流傳的白俄，日寇不惜用盡種種方法收買之，組織之，作推翻蘇聯政府的工具，使蘇聯內得隨時有起分化之危機。是以今日之白俄，即日寇所視為他日在蘇聯樹立偽政權的傀儡之所取材。張鼓峯戰鬥罕兩役中皆有白俄義勇軍之組織，協助日寇進行北侵的工作，所以日寇這種以俄制俄的政策也得相當的反響，無奈此種詭計，蘇聯早已看破，對於白俄之行動，嚴加隔絕，尤其對於太平洋各區域，不特白俄之闖入在所必禁，即普通人民之行動思想，亦受俄政府之嚴厲監視。這種日寇欲利用白俄作傀儡之政策，又為蘇俄統一人民思想之策略所摧毀。

在國際方面，日寇則藉防共的幌子，蒙混國際列強的耳目，以遂其北向侵略的陰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與德國簽訂防共協定，其目的即在勾結德國包圍蘇俄，使俄人四方受德國威脅，無暇用全力對付

日寇，且日寇至東方並大有發展侵略之自由，一方面固可成其侵略之計，一方面則即誘致日寇膽敢發動滿洲事變的起因，如(一)日寇蓄意侵吞華北作北侵之根據地，其動機已蓄積多年，無奈格於英美之監視，有志莫遂，及乎防共協定成立，日俄關係雖一度緊張，但英美對俄因有主義對立之衝突，故於日寇的冒牌十字軍不特未起懷疑態度，並具有懲息制俄之嫌，日寇乃敢於七七發動侵華戰爭，如(二)當日寇急欲發動七七戰爭時，我國政府仍本一貫和平主張，欲藉外交途徑解決中日間一切問題。而日寇則脅我參加防共協定，屈服於其指導之下，重演一九一六年之故事。一方面我國喪失獨立自主之精神，而他方則供人犧牲，自去其國際上的藩籬，故我國毅然拒絕其要求，而七七事變因此而起，如(三)七七事變發生後，日寇滿以為侵華戰爭不數月即可完結，不意我國即決定長期抗戰，而日寇的速戰速決的計劃為我國所粉碎，中國事件不能解決，則日寇在華北永無喘息之機，而北侵之望，日就暗淡，日寇不得不擴大防共協定的範圍，企圖誘致資本主義的列強入其圈套，以威脅倡社會主義的蘇俄，停止援華的政策，於是年十一月六日遂勾引蘇國加入防共協定，以充實打破現狀派——侵略國家——的勢力；務令中國事件得以早日解決，蘇俄國際地位得感陷於孤立，共產主義得以早日剷除，而北侵陰謀得以早日實現。由以上三種解釋，即可證明日寇如何看重防共幌子，並思如何利用之以為北進政策的一種外交手段。

日寇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雖口口聲聲離不了防共協定，但自張鼓峯及諾門坎兩役後，深知蘇聯軍事上已有戒備，獨以軍事上的北侵，實不能操左券，加以泥足深陷於中原，同時與兩國皆嘗尤為自取敗亡之道，乃改變方針，一方面對國際宣傳反共，以保持資本主義國家及侵略國家的同情，他方面對蘇聯則故意表示好感，企圖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以緩和蘇聯國防上的措施，進而企圖停止蘇聯的援華政策，乃於去年多遣一海軍大將瀧川莫次作和平使者使俄，一方面企圖調俄訂互不侵犯約，一方面傳說在偵取蘇聯的政治外交及軍事情報，以生一知已知彼，百戰百

勝」之效。不然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國協定中既訂定尊重蘇聯之政治地位，而十一月三十日日偽條約中又何至有防共條款及駐兵於華北各大城市而以防共為名。日寇在國際上此種矛盾行動，非為北進陰謀，假亂他人視聽，究難作他種解釋。

今年三月十三日蘇日中立協定成立，日曾公同南洋右目以為我俄所得的最大的成績，洋洋得意而歸，當時中國國際間的左邦人士及國內憂時之士，亦以日寇從此必將北進政策擱置而專力對華，不意六月二十二日蘇德戰爭倏而發生，而日寇又以以為俄國無暇顧及遠東，西伯利亞，又可作日人想上的禁錮，發動北侵之機會又至矣。乃海哲昔日之蘇日中立協定反足以束縛自身之行動，阻礙北進政策之發展，於七月十七日改組內閣，犧牲訂立中立條約之功臣外相松岡，而代以海軍出身的豐田真次郎，以作扯毀中立條約之準備，如豐田就任時的談話稱：「最近三月以來，余對外交事務，一無所悉」。這就表示豐田故意裝聾，抹殺蘇日中立條約，以圖北侵時無所顧忌。八月九日豐田又發表談話，謂「蘇聯與日本有中立條約之存在，若日本附近發生新變化，則不能任其發展，故認為目前之形勢極為嚴重」。由此段意義推來，更知日寇隨時有為蘇聯之可能，即不啻宣言雖有條約，亦無信守不渝之義務，就以豐田所稱「新變化」指蘇國發還物資而言，然日本附近領海究有一定界限，界限外仍為公海依國際公法仍可自由航行，非參戰國無臨檢權，當蘇更無禁止自由運輸之權利，是豐田之談話，心懷叵測，別有政治作用，每待發

(三) 北進政策軍事上的陰謀

蘇日中立協定後，大受世界輿論指責，自三國協約成，更變成反侵略國家——民主國——的聯合，對日禁運政策更趨嚴厲，然而日寇自蘇德戰爭爆發以來，此際即加入戰局，職度鮮明，由是遂開

罪於英美英火差送報之以發難及禁運手段，而日寇軍火及軍備品的來源遂告中斷，彌補此種缺陷計，乃不得不遣兵相松岡赴德，以乞靈於希特勒，求得軍需上的補充。但運送方面非假借西伯利亞鐵路不可，然事先又非得蘇聯同意與中立，不能達到目的，乃委曲求全與蘇聯訂立作備商縛之中立條約，不虞中立條約的墨汁未乾，而蘇聯當局即阻止任何國軍火及軍備品在蘇聯境內通過，而中立條約訂立的用意於此乃失去大半。及乎蘇德戰爭發生，日寇則以為北侵佔領西伯利亞奪取交通綫的最好時機，而中立條約不足以拘束日寇之行動。如八月二十日荒木貞夫對「報知新聞」的記者說：「一九一八年帝俄崩潰之際，日本曾佔領西伯利亞，時至此際，此項史實，又將重演於吾人眼前矣。」鈴木貞一在「國民新聞」內撰文稱：「日本苟不願榮國之情緒，則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業已解決西伯利亞問題矣，此時日本應採取堅強之政策，而勿效西方因循怠緩精神」。荒木是日軍前陸相，鈴木是現在不管部大臣，前全副院總裁，第三次近衛內閣組閣時的組閣參謀長，是近衛的靈魂，根據他們此種議論，就可證實目前倭政府確有侵蘇的某項野心和侵蘇的急切情緒。

再從日寇的軍事準備來觀察，倭海軍中佐田代格曾稱：「日本無論如何須守住環繞日本的五個海即鄂次克海，日本海，中國海，南海，南洋，西太平洋，如果這五個海的防守有疏忽，則一日一滿一中的提攜也將困難，而在大陸上的百慕皇軍也將更苦。這五個海的防衛一弱，則大東亞共榮圈也不成事，共榮圈以何處為止呢。……但我以為越過海去，凡日本實力所及之處便是共榮圈」。由這一段話看來，可知日寇已將鄂次克海日本海併入於其勢力範圍以內，並須加強此等海的防衛，不容他國染指，其野心之大亦可想見。日寇又因海參崴為俄國在遠東之商港及軍港，欲奪取俄國在遠東之領土，非滅其價值不可，乃於朝鮮東北角建築離基港及改良清津港以監視海參崴港內之軍事動作，軍事時可發生封鎖作用。近年來日寇更秘密在千島羣島內建築軍事根據地，以為將來侵蘇海空軍包圍西伯利亞之側面，並且日寇常在滿洲島駐

兼重兵，一旦使俄的機會成熟，日寇的海陸空軍可一齊發動。

(四) 北進政策經濟上的意義

覬覦滿洲實稱「日本不能以這島國活下去……須請世界擁有最大土地最多物質的國家退讓，擁有最多的是英國，其次是美國，又其次為中國，俄國，法國，所以無論如何不得不和這些國家發生磨擦了。」由這一段談話，可以看出除英美外，俄國的物資老早就日寇心中所急欲襲取的，如西北利亞二大產業，「漁業，森林」；久為日寇所垂涎，黑龍江流域及森林地帶，近年日本資本家亦竭力經營，襲取利益不少，開江增加沿海富漁產為世界三大漁場之一，日寇在此業漁者甚夥，但因水產權 Fisheries rights 向屬俄人，常受俄人之蹙蹙。故欲乘機奪取漁利，說去俄人的蹙蹙，或圖取俄人重新簽訂有利於己的漁業協定。近年來此種空氣漸屬濃厚，然一則以日人嗜飲酒人利己，缺乏誠意，一則以俄人洞悉日人心懷叵測，雅不欲利權外溢，故覆約之舉，至今遂宣告絕望。這也是日寇欲北侵野心之一。

再就汽油而論，日本也最感缺乏，而意欲奪取的。日本國王雜誌記者曾以此詢問飯泉良三：「日本本身有多多煤油呢？」飯泉答稱：「雖然有，簡直不中用。」高橋進太郎也說，「雖有少許，可說還是試探時代」。覬覦滿洲計世界煤油產量雖有二億八千萬噸，但其中百分之九十六均產於英美俄三國的領土內或其投資國內，而日德意三國合起來也不過只有百分之〇·五〇這樣，無怪日本及其伙伴要四出侵略，總以搜得資源為目的。加以俄國煤油產量佔世界第二位，其產地除外高加索與薩拉附近外，當然要數到庫頁島，其東岸產煤油更多，尤為日寇所垂涎。俄國革命起後，日軍曾藉口剿共，佔據尼哥拉夫斯克，遂迫俄讓與庫頁島煤油開採權四十年而後始行撤兵，由此更可窺見日寇的狼子野心。幸蘇聯自革命後，從事復興大業，三次五年計劃皆重於國防，對

於已喪失之經濟主權，急欲收復自行開發，完成自足自給之計劃。此實與倭趨北進政策，以最大的打擊，俟寇對之，不勝焦慮。故自蘇俄戰起，初則對於美國撥款物資經過日本近海，予以虛空的恫嚇，繼則增駐俄軍達百萬於滿洲，其用意所在，人盡知之。

(五) 北進政策的前瞻

自本年六月沙德德戰爭爆發後，近衛二次內閣宣告崩潰，舉出訂立蘇日中立協定的松岡後，近衛又三次組閣，其決志混水取魚，掠奪漁人之利，實意中事，但依據國際情勢及蘇日雙方實力比較觀之，如果日寇冒險以武力北侵，實屬凶多吉少，茲分別說明於後：

依據日軍實力觀之，日寇有常備兵達二十六萬人，動員時兵員可增至五六倍，民國二十四年之統計，日本若將已服役壯丁編為軍隊可成一百零二師，但因中國五年抗戰，日寇所損實力至少達百萬以上，換言之，其實力已失去三分之一，又須以三分之一的實力維持在中國之戰場，而抽調至滿洲者號稱達百萬之衆，然實際決無此數，若欲作侵蘇之準備，實數最多不得過八十萬，否則，國內有發生變動之虞，中國戰場必會呈振動搖之危機。再以西伯利亞之國防而論，蘇聯對於遠東國防在使其能獨立作戰，以抗拒日寇北侵，雖自下蘇德戰爭口臻至最激烈階段，但遠東之駐軍仍未他調，其在此之實力，據一般之估計，可達七十萬人。現為防範日寇自滿洲進攻起見，將西伯利亞軍隊集中五區——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赤塔及伊爾庫次克。而遠東軍總司令部駐於伯力，並於恰克圖建立遠東國防根據地，以使蒙古與西伯利亞取得聯絡，而抗禦日寇滿蒙分途北侵之戰略。從軍隊量方面言之，蘇聯在此之實力較滿洲日寇之實力，似乎稍遜，從質方面言之，日寇在滿洲之軍隊，大部自中國各戰場調來，久經數年苦戰，已成強弩之末，而遠東蘇俄軍隊素稱精銳，其特點為軍士之高度機械化，加以久經訓練，裝備著銳有年，以之抵

俄被圍之日卒，定可操勝利之左券。再就空軍而論，蘇聯在遠東以空軍力量最爲強，機數當在千架左右，日寇如發動北侵俄境能於黑夜從海參崴過日本海，不足五小時，即可抵達東京，敵國內之工商業及其資源中心諸有盡遭粉炸之虞，依照杜黑主義及德國對英所經歷過的理論觀之，空軍之強大，並可阻遏陸軍之前進和海軍之活動，最後即就海軍力量觀之，日本海軍之強大遠勝於蘇聯，然自海軍防衛方面言之，蘇聯在遠東之海軍防衛力量並不薄弱，計有驅逐艦多艘航空母艦一艘，潛水艇五十餘艘，魚雷艇二艘，分駐於海參崴及黑龍江一帶，近年來已自白令海中加強司令羣島的軍事設備，及大底阿米特島的空軍根據地，又增築卜魯巴甫羅斯克爲軍港，以控制日寇千島羣島及庫頁島。近月來並在海參崴附近及鄂羅次克海施放水雷，由是日寇北侵之阻礙更多，加以蘇聯在遠東潛艇力量頗稱雄厚，其在軍事上之價值，除伺機破壞日寇主力艦隊外，並可破壞日人之航運，以斷絕日寇侵犯大陸之軍事上的運輸，及軍需品的接濟。如再以潛艇破壞力沉下而窺日寇五個出海的咽喉——韃靼海峽，宗谷海峽，津輕海峽，馬關及豐後海峽——封鎖其海上交通，日本三島之安全也成問題。這樣看來如日寇在大陸上陸空軍皆不能勝俄，則不獨北侵無成功之望，欲求如英國去年之「光榮撤退」而自保海上之安全，實同幻夢。

次從國際情勢觀之，美國阿拉斯加與西伯利亞僅一衣帶水之隔，俄屬領土一有變動，阿拉斯加即受其威脅，美國決不致對於日寇北侵而漠然置之，如美國政府組織 Widdowson 會稱：「假如讓日本佔領了東西伯利亞，不管它是獲得希特勒同意或者故意阻礙他的機願，同樣的將會引起問題，因此不管歐俄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不可不顧西伯利亞的潰或投降，這對於我們的關係太大」。由此我們更可知日寇北侵，同時會引起美國探出種種干涉的危險。況且自一九二四年來阿留地安羣島中的荷斯港，軍事上的設備不斷的充實，本年又增置阿特卡 (Attu) 和科

底亞克 (Kodiak) 的空軍根據地和武裝，其用意顯在維持北太平洋之均勢，如日寇北侵，北太平洋之均勢即發生動搖，而阿爾斯加即感受莫大之威脅，美國對之，焉得默爾而息。證之月內英美蘇三國會商所得的結果，尤得知美國投蘇之目的，直接雖是對德，間接即是對日表示顏色。由此推之，以一等海陸軍國家——日本——與中國戰至五年之久，尙且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况乎一舉北侵而啓兩大國——俄美——之驚，其自取滅亡也無疑。

最後就中國抗戰與日寇北侵之關係觀之，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已屆五年，在此期間倭寇之人力財力物力耗損已過三分之一，結束戰爭，尙屬遙遙無期，何能再事北侵，與俄國開釁，縱使俄無顧東顧，而遠東仍單獨立作戰，決不致因日寇示以兵戎，虛聲恫喝，而爲之屈服。就論日寇有餘力北侵，調動國內壯丁餘額推窺東西伯利亞，則在中國戰場上之實力，必相當減削，一旦中國厲行反攻，日寇祇有急速退敗之法。證諸近月來，日寇抽調駐華兵力集中滿洲，號稱達百萬之衆，結果遂招致關東湖北鄂西三次大敗，儲尙在未與蘇聯交綏之際，設一旦果與蘇俄以兵戎相見，則日寇亦將一敗而不可收拾，永無日寇泥足停留之地。或以爲日寇北侵，旨在包圍我國北部，斷絕我國國際關係，吾恐包圍我國之計未成，而日寇自身已先困於中美蘇反侵略之陣營中矣。

蓋恥這個名辭的含義，與其說是一種習慣，不如說是一種感情。羞恥是羞惱一樣地有一種身體上的反應，使面赤耳赤。實存就是對於醜態之畏懼。對於青年人，羞恥是防止他們作惡的；有德的人是永遠不會覺到羞恥的；不知羞恥的却已有惡的習慣了。

——亞里斯多德——

建立「文藝批評」

張傳璽

無論與自己有何切身的或無關係的事務，我們看了，總會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好或壞，善或惡，是或非的印象，由這種印象，我們就批評它為好或壞，是或非，善或惡，這是人類的本能，也就是批評的起點。

無論甚麼事務，要有批評，才有進步，事物越繁雜，越需要批評，文藝也是一樣，進步的文藝，是需要批評的，有了文藝批評，原始的簡單文藝，才能進步到近代的複雜文藝。在近代，文藝批評已經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在文藝史上，批評家與創作家佔有同樣的地位，創作家要有艱深的營養，批評家也同樣要有艱深的營養，而且，批評家的任務，比創作家來得更爲艱重，創作家像一隻航海的船，批評家則爲指示海程的路燈，路燈固然少不得，燈塔更一點更好，聖柏甫說過：「文藝創作家應有一個文藝批評家爲之匡正。」這也就是航船，需要燈塔照耀，免得迷路，是一樣的。從這裏看，文藝批評者對於文藝創作者的關係，是如何密切的了。

因此，我們應該建立文藝批評。

我國近代文藝，從五四以來，雖已日見進展，但也只是個萌芽時期；文藝批評，雖也同着新文藝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合理的觀正

的文藝批評者也在不少，但如下面所舉的文藝批評者，爲數也就太多了。

第一、吹毛求疵。這種批評，常懷仇意，故意蜚語添足，搜求他的缺點，加以詆毀，常常引起對方激忿，以致互懷仇意，今天你攻擊我，明天我就得想一個方法報復你一筆，他們却忘記了，你要故意詆毀別人，天下却有公論呢。

第二、捧場稱譽。本來是一根稻草，批評家却因友誼關係，硬要把它變成黃金，記得周作人就說過××先生（名字已忘，手邊無書，不能舉出。）的文章，別人看了都覺得討厭，而他却說××先生的作品不是容易看得懂，有他自己的意義，（大意），我覺得這種掩飾，太不應該，作品既不爲別人所懂，則此作品，還有甚麼意義，留聲藏諸名山嗎？這不是爲文藝而批評，實際在爲私人捧場，打圓臉。這樣，不但難以促使文藝的進展，反而造成許多濫竽充數的作品，給文藝學上難以治療的疾病。

第一種批評屬於判斷的批評，這種批評家，中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英國批評家渾夫立的毒藥，他們常常以爲自己高於作家或作品之上，像裁判官一樣，態度異常傲慢，任意揮着主觀的見解，以武斷的態度判決作品的好

壞，周全不對這種傲慢的批評也有過非議，他說：「這種無理的判斷，實在最文藝批評上最可厭的態度。」第二種批評，在批評史上找不出是甚麼批評，祇算是我們的土產，還比第一種更加討厭了，第一種批評即使吹毛求疵，也有少許確指中作者的短處，而使作家改弦更張；第二種則專事捧場友好，用政治上的口實來講，完全是「徇私舞弊」，政治上的「徇私舞弊」的結果，祇有弄到政治大糟，同樣，徇私舞弊的文藝批評的結果，也祇有弄到精治的作品登場，罵善於作品在野。

文藝批評家在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以前，應該細致批評的目的，錯誤的批評，都是忽略了批評的目的所致，我們看看該雷和司各脫合著的文藝批評論中所舉的文藝批評的目的，周全先生給他這樣條例出來：

- (一) 在獲得智識或傳布智識。
- (二) 在便於文藝的欣賞。
- (三) 在分別文藝家的優劣，以節省我們的時間和精力。
- (四) 在替作家教養民衆。
- (五) 在激導作家如何始能適合衆業。
- (六) 在調和並訓練公衆的文藝趣味。
- (七) 在排斥文藝上的偏見。
- (八) 在替未能親閱或親讀者介紹某種新思想或新書之梗概。
- (九) 在糾正作家及公衆虛誤。

晚周諸子之學術淵源

何貽焜

一、

時有晚周，諸子並作；其言燦爛，有若列星麗天，語其雄奇，則如萬流赴壑，贊其鮮明，究似羣芳鬥豔；論其蓬勃，不異百卉爭妍；狀其滄澁，彷彿諸葛對時；形其嘈雜，絕類衆響齊鳴；至其波瀾之止闊，蘊藏之美富，變化之奇特，影響之久遠，則又如洋如海，如山如嶽，如風如雲，如雷如電；不特開我國空前未有之奇局，抑且如世界千載難逢之盛事；是乃我國思想界學術界最繁複最興盛之時期，亦世界文化社會史最寶貴光榮之一頁也！溯其淵源所自，或亦好學深思者所有事乎？此本篇之所由作。

二、

晚周諸子之淵源，論者頗衆；或謂出於王官；或謂與於六藝；或謂由於時勢之激蕩；或謂始於自我之表現；大抵祇見一斑，罕獲全豹。依余所見，約如下述：

- 一、諸子出於王官，惟不盡出於王官……
- 二、諸子出於王官，惟不盡出於王官……

自詞向校理秘書，劉文輯爲七略，諸子遂有出於王官之說。班固修史，一仍其舊，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考其所言，原屬推測之辭，觀其用「蓋」字，不難知其梗概。章實齋曰：

「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文史通義外篇一）和

州志藝文書序例）

尤矣！諸子出於王官之說，雖爲劉氏父子意擬之辭，亦有所本；蓋劉氏父子相信古代政教合一，學在官府，自王官失守，家有其學，而後諸子十家，譁起並作也。關於官守之分職與學術之源流，章實齋言之頗詳；如校讎通義原道篇云：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遠形名，

撰述了文藝批評的目的，文藝批評的任務也是文藝批評者不可忽略的要件，現今批評的職能的作者亞諾爾特說：「批評的力替創作的力製造出有益的質的狀態，他使分散的諸觀念集成一系統，而將其中最善的觀念傳布於世，創作的力在批評的力所構成的護觀念中孕育成就，而文藝的創作乃由是而誕生。」批評的力固然不比創造的力高，但批評力扶助創造力使之充分發揮，乃爲批評力的職能，也即是批評家的任務。

那末，現代最有效的文藝批評應該怎樣出現呢？換言之，就是文藝批評的力，對於文藝創造的力既有扶助的職能，批評家應該採取甚麼態度呢？根據一篇作品，馬上作以價值的判斷，是不十分妥當的，聖柏甫主張批評每一作品時，必先研究作者的人格、態度、遺傳性、境遇、生活等，且滲透作品中潛在的意義。文學的新研究的著者英國道屯教授，對奧聖氏的批評態度，曾這樣寫過：「他研究一種作品，必須研究該作家的全部著作，而且研究他的爲人，推而及於他的家庭，父母的才能，兄弟姐妹的才能，都得研究，再推及他的朋友，他的天才發露時期，和受人世影響而天才之衰退時期，更旁及於崇拜他的仇視他的人。總之，所謂環境的研究，一耗也不疏忽，依據如是複雜的研究結果，方能斷定作者的特質。」他的着眼點，先要看清作者的環境，然後給予批評，

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新已矣。

。理大物博，不。理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之。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有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畢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古代官守之分職，即羣書之部次，故章氏於諸子出於王官之說，甚以爲然。如繼之又曰：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即此數語觀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歆六略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殺政作敗等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官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藏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拆衷六藝，宜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其所作和州志藝文書序例亦云：

「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師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爲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
「文史通義外篇一」
實齋承兩雷餘緒，爲清代史學大家，尤擅校讎之學，所論「互著」「別裁」二法，卓具特識；于漢志部居，亦多所訂正；其言若是，固深可玩味也。

章太炎先生爲當代樸學大師，於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亦表贊同。其言曰：

「古者世祿，子就父學，爲噤官。……官於大夫，謂之官御事師。」（曲禮「官學事師」，學亦作御。）言「仕者又與「學」同。（說文：「仕，學也」。）（明不仕則無所受書。」（檢論卷三——訂孔）

太炎先生雖贊同諸子出於王官之學，觀其所謂

「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宜其義，是以滋異。」（國故論衡下——原學）

知諸子之學不盡出於王官。太炎先生固已言之矣。
近人胡適之先生嘗著論痛斥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其論證有四：「第一，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學派者，皆無此說也；」「第二，九流盡出於王官之理也；」「第三，藝文志所分九

才能充分地發揮創造的力。這種態度，我們認爲是合理的，而且是應該的，這樣，才能免除判官一樣的傲慢態度，也才能免除捧場稱譽的徇私舞弊的態度。

創作偉大的文藝作品，必須作家的力和時代的力融合在一起，一個作家，雖有創作的才能，但創作的才能却不能隨意把握時代的力，能够把握時代的力的，是有批評才能的人，「這樣的事情是批評力所拉長的。」（亞諾爾特）擅長把握時代的力的才能，應與擅長創造的力的才能相互調和，爲了創造的力的發達，我們應該建立批評的力，爲了希望偉大的文藝作品的誕生，我們更應該建立把握時代的力的文藝批評。

假如文藝是一隻船，文藝批評便是填隻船的一個舵，沒有舵的船是不易達到目的地的。

三〇、十一、乾城

智識

智識對於個人的權行之貢獻，智識暗示了一切的恢復與困難，並且使心智有對兩方面的理由加以權衡之習慣，因此，一切的輕浮，魯莽，與傲慢都被除去了。智識消除去對於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嘆賞，這種空洞的嘆賞是一切弱點之根源。……智識把能力給入類的本性，智識甚至把幸運給特殊的個人。……最後一點，智識使人超過了野獸。……
——培根——

漢乃其漢國隨處，未得漢家派別之實也。……第四，章太炎先生之說亦不能成立」。胡氏蓋為備淮南與略之說，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而與之，故其言曰：

「吾意以為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附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凡一學說之成立，有其時代之要求，亦有其歷史之根據。胡氏特重時代，雖足以表現諸子時代之價值，而於歷史之根據完全忽視，似亦未足成爲定詞。故傅孟真先生所作戰國諸子論，皆一論戰國諸子，際漢子外，皆出於職業；而馮芝生先生亦云：

「我以為諸子皆出於士之階級，而士之階級之興起，乃由貴族政治之崩壞，在專家失業。」（中國哲學史補——原儒墨補）蓋彼等均深信「劉歆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亦非全無歷史根據也」。（引語見馮著原名陰陽道徳）

馮氏雖謂「劉歆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其主妻意思，是有歷史根據」；誰亦有所修正，其修正之點有四：至其最要者，一則爲諸子出於「官」而不出於「王」官。如云：

「在漢代中國，是一統底帝國，中央政府的力量很大。一切學問被廢，俱有某中於中央之趨勢。劉歆及其時人自漢以推

周，以爲周末一切學術，皆出於「王」官。其實在周之封建政治制度中，每一個諸侯，在德國內，都是一個具體而微底王，每一個國的公室，都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王室。王有玉的「官」，各國的諸侯，也各有其「官」。及貴族政治崩壞，「官失其守」在官之專家流入民間。這些專家不必皆自王室之官流出。而諸子之學之興，亦不必出於自王室之官流出之專家。所以我們雖亦以爲諸子之學大都出于「官」，但不必出於「王」官。」

再則爲諸子雖出於官，惟不必指定某家出於某官。如云：

「我說諸子之學，「大都」出於「官」；因爲我們所說，都是就當時之一般趨勢而言。當時在官世官世祿之專家，流入民間，各本其所長以爲職業而謀生活。其後各職業之中，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爲其職業中所特別注意之道徳或行為所啓示，遂有一貫底學說，欲以「易天下」，此即是諸子之學。諸子出於職業，而職業出於「官」。就當時之一般趨勢大體言之，固是如此。但如必爲諸子之每家確切指定一「官」，以爲其所自出，則未免有穿鑿之處。蓋一則諸子出於「官」，乃一種社會演變，自源至流，歷時久遠；

自流溯源，有不可明者，有不可明者。其其不可明者，亦必爲指定一「官」，以爲其所自出，則鑿矣。再則春秋戰國之時，社會之組織，日趨複雜；社會有新建設，新需要，人即有新職業。新職業者不必與舊日之「官」相應者。若有諸子之學出於新職業，而亦必爲指定一舊日之「官」，以爲其所自出，則尤鑿矣。劉歆於九流十家，皆爲指一「官」以爲其所自出，蓋由於漢人好系統齊整之風尚。吾人於劉歆之說，祇取其普通底說法，至於某家必出自某官之特殊說法，則爲吾人所不取。」（中國哲學史補——原名法陰陽道徳）

如其所言，適足爲「諸子出於王官，惟不置出於王官」之證。

馮芝生先生嘗論中國近年研究史學之新趨勢，以爲可分三派：（一）信古，（二）疑古，（三）釋古。其所舉例證有云：

「如關於先秦諸子起源之學說，在漢書藝文志謂「諸子出於王官」；如「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自信古者之觀點，以爲此說出於漢書，其爲可信，絕無問題。而在疑古者則以漢志所說，純係推測之辭，一種學說之起，皆一時聰明才力之士所爲，以應當時之需要，戰國諸子之興，亦係如此，與「王官」有無關礙？在釋古者則以爲

在春秋戰國之時，因貴族政治之崩壞，原其
 來為貴族所用之專家，流入民間。諸子之
 學，即由此流入民間之專家中出。故漢志
 之說，雖未可盡信，然其大概意思，則有
 歷史根據。(一) (見中國哲學史補)

凡上所述，要不出馮氏所舉三派之外。所謂一
 諸子出於王官，惟不盡出於王官，蓋取一釋
 古之觀點也。

馮氏謂諸子之學大致出於「官」，惟不出
 於「王官」；其所謂「官」，蓋兼指王官及貴族
 之官而言，原足為「諸子出於王官」，惟不盡出
 於王官一之證。惟余之意與馮先生尙稍有不
 見同。諸子之學容有出於貴族之官者，然就其
 最初神之一，固出於王官也。左傳昭十七年，仲
 尼聞鄭子論官後，嘗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猶信。

論語季氏亦有如下之語：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則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亂矣。天子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

其所謂「固是見諸子之學，最初必出於王官

也。至諸子之學不盡出於王官，吾甚贊同胡適
 之先生之言。胡氏云：

「若謂九流皆出於王官，則成周小史
 之聖知，定遠過於孔丘墨翟，此與謂素王
 作春秋，為漢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
 以異耶？」(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蓋諸子之學，出於王官為一事，皆出於王官又
 為一事，二者固不可混為一談也。

○ 一、諸子出於六藝，惟不盡出於六藝

自官守而言，諸子出於王官；自典籍而言
 ，諸子出於六藝；蓋古者學在官府，而六藝則
 當時之官書也。謂諸子出於六藝，漢志已啓其
 端；如云：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
 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
 ，以明其指，雖有微短，合其要歸，亦六
 經之支與流裔。」

至謂六藝為古代之官書，為諸子學術之所自出
 ，則宜實言之較詳。實者於校通義原道篇
 曰：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
 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
 齊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
 太師，而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
 不作』，明乎官守不失，而師弟子之傳業

於是判焉。秦人鑄國語詩書，而云『欲學
 法令者，以吏為師』。其業詩書，非也；
 其曰『以吏為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
 也。由秦人『以吏為師』之言，想見三代盛
 時，禮以宗伯為師，樂以司樂為師，詩以
 太師為師，書以外史為師，三易春秋亦若
 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此謂六藝為古代之官書也。於文史通議詩教上
 ，實齋又云：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
 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
 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
 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委肆其說，以成
 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
 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本；非謂諸子果能服
 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
 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鄉衍變言天
 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
 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實同
 ，春秋教也。其他楊墨並尹文之言，蘇張孫
 武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
 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宜，得
 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藝之遺也。
 此謂諸子之學出於六藝也。細玩實齋之言，知
 其所謂諸子出於六藝之說，亦屬推測之詞；蓋
 彼已云「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
 於是也，殆一推之而皆得其本」耳。

考諸載籍，孔子已有六藝之說。史記滑稽列傳論曰：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建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史記孔子世家，更有如下之論贊：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其樂矣，當時則榮，沒則悲矣。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六家之師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兼夫子，可謂至矣！」

如其所言，則六藝雖非孔子所作，固與孔子有密切之關係。馮芝生先生云：「以六藝教人，或不始於孔子；但以六藝教一般人，使六藝民衆化始於孔子。」（見馮著中國哲學史）

此殆「中國言六藝者」，所以折中於孔子歟！孔子不僅為六藝之傳授者，抑且為儒家之創始者。漢書藝文志嘗謂「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習禮於仁義之際，風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即其明證。孔子既以文藝教人，而「儒家者流」，復「宗師仲尼」，「游文於六經之中」，則所有儒家均與六藝發生密切之關係，自無待言。儒家鍾子，除孔子而外，如孟子，如荀子，均喜言詩書，提倡禮樂，盡受六藝之影響至深且鉅也。

受六藝影響者，不僅儒家，所有墨家道家法家均受其影響。惟影響有輕重之分，正反之異耳。據淮南子論：「墨子學諸君之業，受孔

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此足見墨家曾受六藝之影響。莊子嘗謂道之「在於詩書禮樂者，鄉譽之上，辯說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

則莊子亦曾受六藝之影響。他若法家中之韓非李斯，均曾師事荀卿（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則曾受六藝之薰陶，尤為顯著。此外諸子，要亦直接間接受六藝之影響。爰諸子出於王官之例，雖謂諸子出於六藝，亦無不可；惟諸子不盡出於六藝耳，諸子出於六藝，惟不盡出於六藝，馮芝生先生亦嘗言之，其言曰：

「漢書藝文志以為諸子皆六藝之『支流餘裔』。莊子天下篇似亦同此見解。此言並非毫無理由，因原謂六藝本來是當時人之共同知識，自各家專講其自，之新學說後，而六藝乃似為儒家之專有品，其實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但以爲各家之學說，皆六藝所已有，則不對耳。」（見馮著中國哲學史）

六藝原為諸家之共同知識，惟各家自創新說，其學說已非六藝之所能包容，此所以謂子之學，雖出於六藝，畢竟不盡出於六藝也。

三、諸子出於救世，惟不盡出於救世。所謂諸子出於王官，所謂諸子出於六藝，

其唯一優點，即在重視歷史之根據；其最大缺點，則在忽視時代之要求。蓋凡一學說之產生，固有其縱的關係，亦自有橫的關係也。古往今來，往往每一時代有其獨特之思潮，每一地域有其特異之學風。何則？時地不同，所產生之問題自不能盡同；問題既不同，則解決問題之思想自亦因之而異也。

探討諸子之淵源，若能注意產生學說之時代及環境者，首推淮南。胡適之先生嘗謂諸子「皆受世之亂而思有以挽濟之」，「其學術應時而生」，即本淮南要略之說。胡先生云：

「淮南要略（自『文王』之時，紂為天子以下）專論諸家學說所自出，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衛魯之敵，禮文之興，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革，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戰國列強令之爭，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戰國列強令之爭，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戰國列強令之爭，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

「新故相反，前後相移」，而後申子刑法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興焉。此所論列，雖間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為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其說最近理。即此一說，已足掀破九流出於王官之陋說矣。」（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諸子學說產生，與時代自有莫大之關係。淮南

諸子之學出於救世，似亦未免矯枉過正。故
梁任公先生於淮南子要略書後有云：

自莊周以下，評諸諸子，皆比較其
異同得失。獨淮南則尚論諸家學說發生之
所由來，大指謂皆起於時勢之需求而救其
所傷歟。其言蓋含有相當之真理。雖然，其所
謂時勢需求者，僅着眼於政治方面，似未
足以盡之。政治誠足以影響學術，然不過
動機之一而已。又其所列舉諸家，若太公
若管仲，若申子，若商君，皆非以治道
術為職志，今所傳諸書，率皆戰國末年人
依託。果著書專為救時之故，應則諸書之
出，應同於一時代，則亦同一做而已。而流
派各異，何以稱焉？淮南著於談玄，妙於
辭章辭。至於權學與論古，未為至也。

飲水室專集——中國古代學術流變研究十
考諸子之興起，與政治不無關係，司馬談
論六家要指，即已言及；如云：

「夫陰陽儒墨名家法道德，此務為
治者也。直所從背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漢志雖主諸子出於王官之說，於諸子之時代背
景，亦嘗論及；如云：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

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
行一端，莫其所善。」

惟諸子雖出於救世，究不盡出於救世。蓋正如
梁任公先生所云：「政治誠足以影響學術，然
不過動機之一，而已。」誠以孔墨而論；孔庶
不暇煖，墨突不許，其救世之心腸，如何熱烈
！然其學說，往往則古稱先，或從周，或法夏
，則其所受歷史之影響，自亦不可磨滅。再如
談天衍，歷龍夷，惠施合同異，公孫辨堅白，
或譁世取寵，或潛名亂實，雖不能謂其學說與
政治絕無關係，其事不盡出於救世，固可斷言
。他若蘇秦張儀之流，憑三寸之舌，塊縱橫之
策，以干時主而取貴富，其學不盡出於救世，
尤極顯然。故謂諸子之學出於救世，可；謂諸
子之學盡出於救世，則期期以為不可。

四、諸子出於諸子，惟不盡出於諸子

凡一學說之興起，不獨需要客觀之條件，
抑且須有主觀之覺悟。晚周諸子之所以露出並
作，固由於當時社會之政治經濟文化等發生劇
烈之變化，而諸子之聰明才智似亦不能置諸不
顧，不然，處同一時代，同一環境者不知凡幾
，胡為獨諸子獨擅其美也。且諸子之時代，環
境，雖不盡同；而在同一時代與環境之下者，
亦復派系紛紜，有若韓非子顯學篇所謂「孔墨
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者，倘不嚴諸個

人之聰明才智，將又何說哉？夫實觀周與春秋而
忽視時代影響者，固不足以言諸子之淵源；但
知社會本位而不顧個人才性者，恐亦未足以言
學術之本原也。

所謂諸子出於諸子，實兼二義：一則謂諸
子之學說常具個別之色彩，其主要旨趣，類係
各自之創作；一則謂諸子之學術常有流通之現
象，其重要原因，似由彼此之觀摩。關於諸子
交互之影響，胡適之先生嘗言之；其言曰：

「諸家既發起，乃突相為影響，雖明
相攻擊，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擊者之薰化
。是故孔子政「兼德以禮」之言，而其言無
為之治，則老聃之影響也。墨子非儒而
其言曰：「義者，正也。」必從止之正下
無從下之正上。」則同於「政者正也」之
說矣。又言必稱堯舜古聖王，則亦儒家之
詞而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說，而其言政
教之行與不忍人之政，則亦莊生所謂「若寡
赤虧而喜怒為用者耳。荀子非儒，而其論
正名本實大受墨者之影響。諸如此類，不
可勝數。其間交互影響之迹，宛然可尋。

諸子之間常有交互之影響，梁任公先生亦嘗論
及。任公之言曰：

「嚴格言之，諸家學說，交光互影，必
以其界限隸某家，欲其名實適相應，蓋莫

「至乎難」。(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諸子雖有交互之影響，亦有其獨特之意見

。威廉遜士謂行學各家有其「見」(Views)

。晚周諸子所以類係哲學學家蓋以各有其「見」

也。至其所以各有其「見」，雖受外界之影響

，要由于內心之覺悟。莊子天下篇曰：

「天下有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藝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備，一曲

之士也。制天地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

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術，闕而不明，弊而不

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

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

者，不事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

術將爲天下裂！」

其所謂：「天下多得一藝焉以自好」，所謂「

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蓋謂諸

子各有所見，並欲本其所見，自樹一幟，自創

一說，以易天下也。威廉遜士謂「若宇宙之

一方面，引起哲學家之特別注意，彼即執此一

端，以概其全。(見所著 Platonic Day

evening) 晚周諸子蓋亦如是也。

凡人有其主觀之見解，即不易爲客觀之批

判。晚周諸子既「多得一藝焉以自好」，既「

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故有所見亦有所蔽

。莊子所謂「不該不備，一曲之士也」；所謂

「制天地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所謂「內聖

外王之道，闕而不明，弊而不發」；蓋亦有所

見而云然也。

荀子天論篇嘗謂：「慎子有見於後，無見

於先。老子有見於謙，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

齊，無見於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而解蔽篇復謂：「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

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實；申子

蔽于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辯而不知實；莊子

蔽於天而不知人。」蓋諸子有所見即有所蔽，

有所蔽正因其有所見也。

諸子既各有其「見」示異於人，則諸子之

學出於諸子，自無疑問。惟諸子雖出於諸子，

究不盡出於諸子。蓋諸子之所以各有其「見」

，雖本于個別之自覺，亦曾受外力之影響。胡

適之先生嘗云：

「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

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

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

。於是獲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

興而舊者未泯，其爲非成難之力往往亦能

使舊者更新。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

別墨，其造詣遠過孔墨之舊矣。有時一家

之言蔽於一曲，坐使妙理晦澀，而共同發

之影響，乃更成新學之新基。如莊周之貢

天地萬物變化之理，本爲絕世妙論。情其

「蔽於天而不知人」，遂淪爲任天安命違

觀之說。然荀卿韓非受其進化論，而救之

以人治勝天之說，遂變出世主義而爲救世

主義，變樂化特盡之說而爲戰天之論，變

「法先王」之儒家而爲「法後王」之儒家

法家。學術之發生興替，其道固非一端也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學術之發生興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曾說

言乎！知此者足以論晚周諸子之淵源矣，豈僅

諸子不盡出於諸子一端而已哉？

總按衆說，兼行已見，晚周諸子之淵源，

敢作如下之組織：

(一) 接受歷史之教訓；

(二) 適應社會之需要；

(三) 揭發時人之意見；

(四) 表現自我之主張。

重讀歷史者，知有古而不知有今，注意時代者

，知有今而不知有古；偏重社會者，知有人而

不知有我；偏向個性者，知有我而不知有人。

其見雖殊，其失維均。晚周諸子之學術，既爲

集體之表現；則於其淵源之探討，自應爲多方

之考察。余之所以採用綜合的史觀，蓋以此也

。世之賢達，論及諸子之淵源，往往執一以相

編。戴紅鏡者，則所視一切皆紅；戴藍鏡者，

則所視一切皆藍。一切果紅耶？一切果藍耶？

若恐有所見正因有所蔽也。

王船山先生思想的研究片斷

何貽焜

讀侯解

王船山先生之侯解，乃討論人之所以爲人，及爲人之道也。吾人欲知船山先生之倫理思想，不可不讀其所作之侯解。

侯解命名之由，船山先生已自言之。其言曰：「所言至淺，解之良易。此愚平情以求效於有志者也。然竊恐解之者希也，故命之侯解。」（侯解題詞）

侯解一書，應能解之？應不能解之？船山先生亦曾言之。其言曰：「非敢輕讀者而謂其不解，懼夫解者之果於不解爾。其故有三：一者以文句解之，如嚼蠟蠟，而未嘗解之以己。反諸其所言所行所志所歎，孰與之合，孰與之離已因是而推之以遠矣，此解者也。吾且莫侯之。一者謂：「汝之所言者然也，而吾之所向者異於是。」是猶進野蕪於王公之前，非所甘也。虛其心，平其氣，但察其與人之所以爲人當離合如何，而勿曰：「汝能言之，未必能行之；况於我而焉用此爲？」則爾而從之。此解者，吾且莫侯之。一者則謂：「汝所言者，陳腐也。生乎今之世，善斯可矣。如汝所言，則身且不安，用且不利，吾焉能從汝哉？」同此

天地，同此日月，吾亦同此耳目，同此心思。一治一亂，同此世運。堯舜之世，不無惡習；夏殷之末，自有真人。同污合俗，不必安身而利用，亦何爲而不可自處於豪傑哉？此解者，吾且莫侯之。」（同上）如其所言，則咬文嚼字者，深閉固拒者，濫俗浮沈者，均非能解者也。至反求諸己者，擇善固執者，耿介絕俗者，斯則所謂解者，且且莫侯之者也。

侯解之內容，大致在談人禽之別。其中有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則小人去之矣。不肖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小人之爲禽獸，人得而誅之。庶民之爲禽獸，不但不可勝誅，且無能知其爲惡者；不但不知其爲惡，且樂得而稱之，相與崇尙，而不敢論議。學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勸之，其異於禽獸者，百不得一也。營營終日，生與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將不及者，何心？芳春豈永，燕飛鶯語，見爲佳麗。情秋之夕，猿啼蛩吟，見爲孤清。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則相鬥已耳；不則畏死而懼懼已耳。庶民之終日營營，有不如是者乎？二氣五行，搏合靈妙，使我爲人而異於彼，抑不絕吾有生之情而或同於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異，負天地之靈仁

，以自負其生。此君子所以憂動惕厲而不害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明倫察物，居仁由義四者，禽獸之所不得與。豈立萬仞，止爭一線，可弗懼哉！其義正，其辭嚴，洵足爲同流合污，自甘墮落者一當頭棒喝！

欲「明倫察物」，非窮理致知不可；欲「居仁由義」，非身體力行不可。故船山先生論及吾人修養之方法，爲博文約禮，爲好學力行，而其首要者則爲知恥。如云：「博文約禮，復禮之實功也。以禮治非禮，猶護國者固本自強，而外患自輯；治病者調養元氣，而客邪自散。若獨思禦患，則禦之之術，即患所生；專攻客邪，則府藏先傷，而邪侮不已。禮已復而已未盡克，其以省察克治自易；克已而不復禮，其害終身不窮。女家有壞己之術，釋氏爲空諸所有之說，皆不知復禮而欲克己者也。先儒謂：「禮克則克將去。」禮克焉，夢網，深，未易盡令降伏，欲克者但強忍耳。愚意程子言：「見獵心喜」，亦是禮克處畢竟難克。若將古人射御田疇之禮，服而習之，以潤養其志氣，得其比禮比樂，敦其敦孝當有如是之美，而我聽鷹犬之樂，淡然無味矣。則於克己，不較易乎？顏子已於博文約禮，沈潛不能，故夫子於是更教以克己，使加上一重訓練，而工夫較實事，則博文約禮，如饑之食，寒之衣，屢



不須寬嚴多不寒，辟穀不饑之術，且運聖人之教，循循不舍，其益無方，其美無已也。又云：「以明倫言之，虎狼之父子，鸚鵡之君臣，庶民亦知之，亦能之，乃以「樸實」二字覆蓋之。欲愛則愛，欲敬則敬，不勉強於所不知不諳，謂之為「率真」。以察物言之，庶物之理，非學不知，非博不辨。而俗儒意而欲速，為愚師父所鋼蔽，曰：「何用知彼？」謂之「所學不精」。其惑乎異端者，少所見而多所怪，為絕學聖智，不立文字之說，以求冥解，謂之「妙悟」。以仁言之，且無言克復敬忠也，乃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以驕情奪其志氣，謂之「寡交」。居處動事與人，皆以機巧喪其本心，謂之「善於處世」。以義言之，且無言精義入神也，以言語，以不言語，有能此者，謂之「伶俐」。鷄鳴而起，孳孳為利

，謂之「勤儉傳家」。庶民之所以為庶民者此也，此之謂禽獸」又云：「學易而好難，行易而力難，恥易而知難。學之不好，行之不力，皆不知恥，而恥其所不足恥者亂之也。不學不行者有矣，人未有一無所恥者，乞人與有之。自惡衣惡食，官室之不美，妻妾之不奉，所識窮乏者之不得我，至於流俗之毀譽，汗世之好尚，皆足以動人之恥心，抑有為害最大而人不知者，師友之規諫。賢智之相形，不以欣然順受，企慕之心承之，而憤行掩覆，若能悉見之，惟恐聞之。此必一萌，則此學而非其好，雖行而必不力，樂與譏諷而諷之人交，而忌妒毀謗，以陷於不肖之謂，皆無所不至。故恥必知擇，而後可謂之有恥。」

至船山先生理想中之人獨，謂為聖賢，為豪傑。侯解中嘗曰：「一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能與，即謂之豪傑。與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吞吞順，富貴之態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飽度趨於絲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籌，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醒如盲，雖動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與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觀其暮氣，納之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於亂世之大權也。」

古特比雪夫——蘇聯的行都

蘇聯戰爭爆發後到今天已經四個多月了，雖然蘇聯方面失掉了許多土地，受了部份的損失，但我們不能說他已經失敗。因為蘇聯軍隊的主力仍舊存在。相反的，納粹德國却真正受了致命創傷，三個月期或佔莫斯科的幻想，迄今未能實現，而孤注一擲所得來的僅僅是德寇京城，以及及炸燬下廠中破壞些鐵路而已。因此，蘇聯之選都古特比雪夫，我們不能謂之為照服，反之，正是決心長期抗戰的準備。

古特比雪夫又名羅馬拉，人口十七萬餘人，位於烏拉山麓，當高九河夾出處的右岸，與莫斯科相隔七百五十哩，有鐵路可通；東行四千里就滿海威，控莫斯科通西伯利亞，中亞西亞鐵路的分歧點。

當第一次歐戰時，古特比雪夫曾為利亞政府聯合，組織「蘇俄政府」。一九一八年九月與反布爾什維克黨的西比利亞政府聯合，組織政府俄的亞歷山大，造成一種反布爾希維克運動；但沒有成功。至一九二〇年，反布爾什維克完全消滅。古特比雪夫是有名的產穀地，因為水陸交通便利，所以南俄的農產物也都以這裏為集散地；由遠東林運河或奈伐河裝到列格勒或黑加去。它又是一個產油區，有第二巴庫之稱，一九三〇年蘇聯政府曾自該地敷設輸油管通至裏海，此外牲畜和菸葉的出產也不少。從地理上講，古特比雪夫似乎較莫斯科偏僻一點，但為了保衛高加索，準備持久戰，以及應付暴日在遠東的伺隙進攻，它所處的地位是特別重要的；同時從近東中東的現勢和英蘇的合作關係看來，蘇聯之選都古特比雪夫，可以說更有它的國際意義。

古特比雪夫，將搬重慶倫敦而成為反侵略者的司令部！



看花

張友建

向來沒有一點風雅的消息，更無一點雅士的木韻，如下棋吹簫。畫看花之類。沒有一項不是外行，雖然年來，也頗想學一些。譬如：畫幾筆山水，下幾手圍棋，然而，年紀大了一點，不好意思去學，終於祇是想想而已了。

學幾段沒有學得一項，但看是會看的，尤其是近年，不知道是否因為生活太枯寂，我頗愛一點藝術上的調劑，偶爾看到別人屋裏掛的一些字畫，即算是這此不惑的一所學校裏的書圖教師所教的，也够我悠悠神往，因而設想自己能够畫這套一畫畫，時多會快樂，而從故鄉避難出來，清理舊籍時，曾無意中把從各種誌剪下的墨子博先生的漫畫，大約有好幾十幅，貼在本子上，帶了出來，現在竟視若珍寶，時常取出來欣賞一下，於是我漸漸換悔，從前家裏好些有名的字畫，竟因自己不慎，家裏又無人料理之故，至於散失，至於少見了，而暇時離開家鄉，東西不能多帶，就是少有一點字畫也未嘗完全的帶來，現在，望着僅僅帶出來的何子真親筆日記和黃興康有為的筆跡，我才無比的珍視起來。

至於花草，我也是近年才知道欣賞的，然而這更使我懺悔，因為這窮鄉的鄉下，米糧向來不敷本地人的吃食，誰還有工夫多養花木，這個人屋子主人總算是富足一些的，所以後山上頗有些竹林，前院裏有垂柳，有桂樹石榴桃李之類，春天裏開花，夏天裏結果，桃花的鮮豔，李花的潔白，都使我有極大的驚喜，我好似開始認識世界才知道世上有這種美麗的花，於是我不能不回憶過去，我是多麼隨便的輕視了有花可賞的機會呵。

在自己家鄉，花事不盛，沒有什麼可看，然而在北平唸了幾年的書，竟是湖湖塗塗的，連花也未看，如崇效寺的牡丹，清華園的菊花，中山公園的芍藥……有些花時也會去趕過熱鬧（真是僅趕熱鬧而

已）有些連地方也未去過，當時亦不知道那些地方的花有名呢？不過當時雖不知看花，然對於自己學校裏，大門裏邊路旁那幾株丁香，却非常的喜悅，每年的初春，對那淡淡的白花，沁人的清香，真有說不出的愛好的安慰，似乎一切非常滿足了，此外呢，北平中山公園外面的馬路旁有兩株至今我還不知名的樹，樹葉很秀麗，花春開淺紅色的花，不是一朵一朵，却是長長的，很薄，一片一片層層的，花既不香，然而看來却極冷豔，每回坐電車疾駛而過，一望那紅色的花，我也會感到一種迷惑。直到抗戰以後，到了陝南城固，在夏初偶然在城牆下發現了兩株這種無名樹，當時不勝感慨，寫了詩呢。

南歸以後，便輾轉於異鄉，故鄉裏的花木任其自生自滅，下賤的芭蕉，長的有層樓高，他底下的小樹都給砍去，名貴的樹木則早已死去，也有些好些的果木樹則為人砍去，假使母親看到，將會不勝嘆息說，可憐的好了！這幾年，每次還鄉，儘能給故鄉裏這些花草以憐惜之眼光，便匆匆的走了，守屋人前年曾對我說：這枝樹長的太高，要請人來砍去，那枝樹太大了，也要砍去……；當時我漫應之，而今年呢，守屋人忙於救災法會，每日誦經修法，沒有心照顧到花木，前年他說要砍的那枝樹，更是比前肥大了。

這天由家鄉回來，乘二日，最後這天入安化境，行於山野道中，忽一陣桂花濃香，撲入鼻內，原來竹籬茅舍旁，直立兩株高大的桂樹，我才想到又是秋天了，回到家裏，書桌上的花瓶，插上兩枝桂花，原來這大屋子裏的桂樹也早已開花，我默想：「這太幸福了」，第三天，我把瓶中的桂花連瓶，花瓶也給藏起來。

然而到學校裏去，小路上又有許多野菊花，黃心綠瓣，那綠綠嫩嫩的非常自然可愛，這種小花很難復繁盛，陸陸續續地有有如天上的明星，看這自然生長的小花，我想起在北平公園裏看那幾百種菊花開在一處，那濃黃與那有這野花自然清淡可愛，而且野菊花太矮太小，折回去吧折不上手，他小受誰的侵害，却給人以清新之感，這時代誰有心效陶淵明東籬賞菊？誰有心像以前那樣栽幾百種花開賞花之會？就有呢，也難免不看一看花滿眼淚一吧！但是這偶然見到的天生的野菊却是例外，他讓我滿足於一種藝術意味的賞觀，他給我以精神的安息和健康，我說它多有些生命，在田廬邊，在小路旁。

跛者

張友建

老家離省城四十里，除去有時坐十來里船外，其餘多半是坐船。自己從十餘歲由外省回來以後，漸漸有機會下鄉了，再後來境一變，有時竟非得自己下鄉不可。我是個健康的人，這大概是小時享福慣了，從沒一個人出過門，或單獨走遠一點，賤賤是在家裏，一切享受是現成的，還嫌使我不會認識路。不會看世情。譬如人家怒形於色了，但如果不告訴我，他沒有氣的話，我竟會不知道他是有氣的。至於住在城裏，一條街，或某個熟人的家，常常走過還是不認識。憶在北平時，有一次會趁某表兄上火車到上海去，他去買票，叫我押行李佔坐位，結果坐錯了車，人家還在等票買，火車却幾乎將我送到山海關去。另外一次，因為北平緊張，我們便躲到天津租界裏親戚家去住了。一月，風聲好點了，我一個人回北平，那時本住在善化會館裏，行李都留在會館中，門鎖，却留在另一間鄉手中，而那同鄉住在一條我僅去過一次的街上，這回我一人回北平，天已晚了，又正逢暴雨，北平街上的屋子頂都差不多，大都是黑漆的大門，門旁兩塊上馬石，或者門外都有兩株大樹，於是我竟記不清那同鄉的

住所，還是找家的問，急出一身大汗才找到那同鄉，來到會館的房門詢問會館去，其實那時年紀也並不小了。而在家鄉時偶爾下鄉去，每次或住上一星期，或住上十天來，你比我怎麼會熟悉鄉情？對於那舊屋附近的本家隣舍鄉黨以及鄉下的職務。鄉下屋子不是都有個禾塘坪，或一個小塘，且門前都有惡犬的麼？鄉下職務不是兩邊都是田麼？

然而我記得打從我一次兩次的回鄉下老家去時，雖也為鄉下景物鄉間習俗所驚異，但我實未深切的注意那一切，反而坐轎子走了大半路，查一處黃土坡間，一個跛腳乞丐却使我深切注意了。不，與其說是深切注意。倒不如說是一種自然的注意，或許連自然的注意也談不上，因為那乞丐的樣子很怪，兩支脚都向外跛着，而且跛的非常利害，走起來極慢極顯得吃力，因為兩頭擺動，那個頭好像輪轉似的擺動，我們轎子過去，他便迎頭舉個盤子討錢，他向坐轎子的討錢自有個理由，因為坐轎子的多少總是有錢的人吧！但坐轎子的多半是搖頭不顧，揚長去了。跛子搖搖擺擺的那能够做那般小叫化的窮迫不捨，盤子伸出來，喊一兩聲討錢的話，轎子便過去了，跛子便又搖擺着回去，那黃土坡側難道跛子不還有一間小屋

，也許就是這跛子的屋子吧。其實那時，市上還流行着銅圓（大家叫作銅板的）銀若帶有銅板的隨便給他一點倒也許是有的，不然那跛者何苦一無所獲的長年的調着轎子討錢呢？而且我每一次下鄉進城必然的要與這跛子會面兩次，人事變了，社會變了，甚麼都變了，跛子仍舊在討錢，這回下鄉與進城，兩次經過那黃土坡，又都遇這跛子，依舊是紅紅的皮膚，破爛的短衣褲，兩條腿依然很利害的跛着，不過是夏天，頭上多一頂碎爛草帽而已。當他伸出盤子向我索錢時，因為手頭無零錢，我依舊如以前那樣不會理他，轎子一瞬眼就過去了，倒是那二一窮小孩還呼着跟上轎子有幾文還呢，我回頭遙望跛子還是很自然繼續着向後來的轎子要錢，也一樣沒有誰理他。今日銅板已絕跡，誰會拿票子假拿銅板似的不在乎的給叫化呢？以前就是拿銅板給叫化的也很有數吧！

一直到現在，我下鄉的次數也算不少了，對於鄉情我仍然不大熟悉，不過今日城鄉的經濟也無不同，銅板絕跡了，小票子（即分錢票與角票）也很罕貴了。百元一張的紙幣在鄉間自然的流通着，這樣，我想到那跛者的乞乞與他的生活。（續鄉小記四）

太陽出來的時候

八仙

三年前的一个早上，我曾送過我的一位堂兄親自上刑場去。

我在睡夢中被他叫了醒來，一睜開眼，晨光已在窗紗上微笑了，薄弱的光輝，假在他瘦削的臉龐上，襯着他那一副莊嚴底笑容，使我立即清醒到他的即要離別。

我只有恐怖，我祇有顫慄，我祇有眼淚，我祇有胡思亂想，我請他端坐在我的床沿上，我祇無聲的穿衣，起床，我不去理會他，我不願意理他，我害怕那離別底慘痛，我更害怕他底離別的話。

忽然他抬起頭來，一線銳利的視線像閃電般的直掃過來，刺進了我的心胸，我不由一驚，但即立即鎮定過來，我仔細的向他一望，我看見他那正大的氣概，勇敢的精神，我便復安心地將一切都不掛在心上了。

「我要走了，」乾枯而強壯的聲音，響亮地敲在我底心頭，嫉妒，怨恨，憤怒的火，一時都那很熊般的點燃了，我仍然一聲不響，並且好幾一句話都不能說，我只讓他牽着我的手，讓他底炙熱的生氣由他的手上流傳到我的全身！

我們肩兒走了出去。

我知道這是不輕易會到的一霎那，我應該

儘我的力量去把持這一霎那，我願意犧牲以後的過長的時間來換取這一霎那，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卻為別種的苦痛逼迫着，我又為抗戰救國的責任責難着，我知道我應該趕緊的過去這一霎那，我更不應空虛地憐惜這一霎那；當時的我，是被矛盾織成了一個浩大的網，但這網並沒有掩蓋我底一切，我底眼淚依然在這網裏發亮。

一個青年，為抗戰而上戰場，為救國而上戰場，他底偉大的使命，是超過了一切存在於個人間的感情，我應該鼓勵他，最低限度我不應該這樣兒女情態地對他；可是，我，「跪」了我終於只能如以前一樣的無聲地伴着他，送他出了大門口。

野外很寂寥，萬物呈現了一副大夢初醒之態，我套在這靜的圈子裏，分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味道，我向他一望，他很自在，很穩爽，嘴角上掛着一絲絲的微笑，一切的希望，一切的責任，都在這微笑裏輕輕地寫了出來。他把牽着我的手鬆了下來，目光向我射了一下，忽然帶着一種驚奇的眼光收了回去，我明白他已經知道了我內心燃着的無用的感情，他會很不安，他又會復失意，但是，我卻不能竭力抑制這種激情，我祇好讓他一個人走了，

我不能再忍心地送他了。

太陽和雲地露出他圓圓的臉來，萬物鋪上一層灰黃色的光亮，我好像得了一鼓強大的興奮劑，我覺得什麼苦痛都沒有了，一切都是莊嚴，一切都是華麗，一切都是光明，我遠遠地望着他忽隱忽現地在樹隙中閃動前進，樹隙中時常露出他那熟識的圓潤的頭和瘦長的身體，太陽光溫柔地撫摩着他，正確地描着他底身影。

他終於超出我的視界走了，我恨不得一口氣把他追回來，為了民族國家，我知道我這種舉動是不對的，可是，如果他去了，我卻會非常空虛，非常慌亂，這，叫我如何辦呢？我呆呆地望着他去的那一個方向；啊！什麼都沒有，祇有留在這裏的太陽光亮！

也許他永遠不會歸來了，因為抗戰救國是血藥成的力量，誰能保障他的血不會丟掉呢？一個到戰場上去的青年，還能賣自己的血嗎？我的無用的感情又不由自主地勃發了。

也許他會恨我，他會罵我，因為他最不喜歡如我這種只求個人感情的人；然而，我祇永不會因他恨我而我改變對他的印象，我卻永遠不能改變我對他的那一種感情，我更願自個，他的影子會永遠地映在我的腦海裏。

我已預料到他有這種從我的舉動，他的性質好像一團火，沒有什麼因循，沒有什麼猶豫，總是直率地剛正地發熱發光！自從他知道

日本鬼子在中國的行動以後，他便主張徹底抵抗，用全力打擊暴敵，他深信祇有這樣才能了清侵略者的慾望，才能洗盡一切卑鄙的輕視的眼光，他底血像滾沸着的熱水，他不能忍受那寂寞，他更不能忍受着那悶葫蘆的靜寂着，那時候，我告訴他年齡尚少，暫時不必這般性急，並且一個人也不能擔負起那樣大的職務，我要他等一等，總有一個時候機會來到，會使他的思想實現。

終於，神聖的民族抗戰爆發，他的機會到了，他也不能忍耐了，他願意犧牲他的才華，犧牲他的榮譽，犧牲他的佳境，去滿足這一個期望。

他的身體很弱，然而他的精神很健旺，他的意志很堅強，他的事業裏尋不出有什麼妥協的種子，更找不到有什麼退縮底因素，他不回顧，也不空想，祇是苦苦地幹，靜靜地幹；他沒有大笑，也沒有低泣，他祇把他的生活，在實際的永恆裏前進。

他說一個人要如太陽的偉大，如月亮一樣的人，沒有用的，祇能在死的靜寂的夜裏出現，沒有強壯的魄力與勇敢的精神表現出來，是算不了一個有為的青年，他說我太脆弱了，將來也許我的事業會破壞在這上面，他要我努力奮鬥，最低限度要能如他一樣的人才好，他說他差可以比擬太陽。

我羨慕着這個太陽！我想我總有機會能够

看到這太陽的光亮照耀大地，甚至於我能接受這太陽光亮的溫暖的友愛！

現在，太陽終於出來了，他那離別時投過來的隱隱的光線，射得我底脆弱的心發抖；然而，那瘦弱的長長的他，將會永遠地貼住我的身心，安慰我，勉勵我！

到如今，三年過去了，我時常想念到他，而他卻簡直一個字都沒有送給我，我不知道他現在到了何地，也不知道他是否超過了生命的涯沿，完成了他的使命！

有一夜，我夢見他死了！死得像一塊石頭，硬硬的，冷冰冰的，血淋淋的，橫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他底頭被鎗打碎了，腦漿流出來了，他底藍縷底衣服裏裹着枯瘦的身體，上面塗滿了血跡和污泥，我很懷念，幾個念頭在我的心裏戰鬥；我的心彷彿拼命地在往上衝，好像要跳到我底口腔，我想說一句話，我預備說一句話，我底嘴鬆動了好幾次，但因我的心跳動得太厲害了，不能說一句清晰的話，我越戰慄了，以至於跳出了我底夢國。

醒來，我摸一摸我的心，依然在勃勃地跳動，我依然彷彿看見那個血肉模糊的他在縮着，我復害怕！

忽然一個念頭湧上我底心頭，我想他不會死的，決不會死的；他就是肉體死了，他的精神將隨太陽永遠存在於人間，每當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就可以看見他了。一九四一於橋頭河

旅途雜記 向望久

出發前

山島第一次高唱了。

東天散出的銀灰色的晨曦，透進了紙窗，與黯黃的桐油燈光，起了不渾一一的混合。

年老乾癟的母親，戴着老光鏡，在格粒小小的火光下，一針一針的縫着，那是寒衣，是給我遠遊的旅人穿的。

我走入這黃光的氛圍，小弟弟朝我默望一會，又望着母親枯黃的手擰動。

我想起昨夜老人對我的叮囑，雖然睡過一夜，飄海裏仍餘留着可怕的憧憬，因為那是一部退色的古誓——我家庭的往事。

平明了，小弟弟把廚下的飯菜搬來，讓我用了好走路；這飯菜是在我睡覺後，母親和弟弟替我作的。啊！母親的愛，弟弟的愛，我遠行的遊子，何時報答呢？我背着他們吃飯，眼角下吊起冰冷一片。

飯用完了，我假裝咳嗽，吐痰，走出廊子，竭力把臉上擦乾，覺得皮面發癢而微微的痛了。

「望九」！這一句枯澀的呼喚，都是飽和着溫情的。

我走到她的面前，默默地望着她飢渴的輪廓，而聽到她一聲深長的嘆息。

「對你講的話，莫辜囉囉——那是慈愛的，充滿着母親的愛，是痛苦的，十八個年頭們飽受，會苦生活。」

「聖得的！媽媽！」我多愧啊！我多心酸啊！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

「好哪！出門事自己都要細心！」我提起行李，母親和弟弟，送我出來，從雲縫裏射出一線日光。在球場上拉起三條參差不齊的長影。

我們走到馬路邊上，母親和弟弟站住了，我點一下頭，就拉開腳步走去，好遠好遠，我偶爾回望一下，母親，還隨着昏花老眼望着，望着，我那隻小白狗，也用勁對我搖着尾巴。

「可愛的小動物，你祝福你的小主人，你却不知你的小主人這時是多麼難過啊！」我踏着清淺淺的斜斜的長路，像踏着橡皮膠的樣的。

雨天

天——籠着過矮，灰黑的雲，從對面的山腰上堆下來，堆下來，像快要壓上了我的頭。

漸漸地，漸漸地，雨來了，那是絨絨的牛毛細雨，像一張灰色的紙上，打起無數細細的絨絨。我這時正是一個乘傘的踉蹌旅客。

記得蘇東坡西湖詩句：「山色空濛雨亦奇」。當然，這樣古老的山地，怎能與以西子比喻的秀美西湖相比。但是，當我一個人持着傘，在這長長的公路上走過，兩邊是湧流着莊重

，深沉，別有一種風味；胸中的悲劇，也乳和在這偉大的旋律里，祇覺得脚跟特別起勁。

雨，越落越大，一顆連一顆的，漫天亂撒，令人想到戰時時的沙場。濛濛的，望着馬路上面水珠跳動，像一層輕鎖的霧。

在灰暗中帶來了黝黑的時候，其踏過了商店鱗列，萬家燈火的江口。

旅店

棧房裏，大清早就鬧騰騰的，我慢慢的起來，感覺兩脚有些微痛。

「船！午時才能開，還是出外坐坐吧！」我走出來，坐在棧房裏，倒一杯熱茶喝着。

雨天的江口的清晨，比日間冷寂得多，街上絕少行人，祇有幾個脚夫，戴着斗笠，夾着一條雨傘，縮着頸走上走下。

我的對面，坐着一個公務員，綠軍服，烏黑的兩鬢眉毛，閃閃的眼睛，鼻子特別高而鉤；露角坐的也是一位公務員，老氣橫秋，頗具一副不可侵犯的威儀，他們都吸着香煙。

「脚子！」聲音怪別的，像水滸傳里那些擊動莽漢的大吃，這是我對面那個公務員呼喚。

一個憔悴的，將近四十歲的脚夫，趨之若恐不及地，朝這邊走來。

「有鴨子麼？到縣城去！」

「有！有……」

「那很好，要多少錢！」

「要啊！要要，二十五塊。」

「二十五！哼！亂講！送你十五塊。」他講完了，把右腿架在脚腿上，一上一下的彈動。

「呢！呢！先生，太多了！」

終於，好久好久，價講開了，二十塊！脚子把面挑作押頭，去找夥計去了，因為鴨子是要兩個人才能成功的。

經過一個短時間的沉默，我們就談起話來了。這時候，我才知道，他們是到我們縣稅局作事的，由他聲聲揚揚某公的口吻，可知他們是某公推薦的，並且他們說：「這次由沅陵到這里，每人整整用了一百元……」啊！一百元！

我真算一下自己的旅程，又悄悄地湧起一陣隱憂。

船上的故事

在船上，左顧右擁，的確有趣；尤其聽他們扯亂談。

我進船不久，便發覺一位善於談話的老人，花白鬚眉，天生出一種幽默的表情。夥計們送他一個號數，「扒灰」！真的使我笑出眼淚。

船到了浦市，遠遠望見對面山腰上一座巍巍高塔，兩旁有寺院圍着。望去猶是一個幽閉所在。

「嘿！你人不曉得，格塔還有一個古哪！」

於是，大家都集中視線。在這幽默老人身

上，也儘衆人，才開口說：

「在格塔里；大約是光緒王的時候！有一條蜈蚣精！」

「啊！蜈蚣精！」衆人都驚怪了，連我也趕忙再看一下那一個妖魔的巢穴，而價要到西遊記上的妖地，也不過如此吧！又想。「呼！豈有此事！」

「名堂還多哩！跟着不久又來個譏實的！是江西老，訪得格塔對河有一隻養三十年不叫的大雄雞！」

「呀！三十年還沒有開叫，寶貝！寶貝！衆人又閃一下，因為他說話的豪情，魔力，大夥便入迷了。

「於是格說實的就和雄雞的主人會面，那是一個打草鞋的老兒，格江西老信顯出三千兩銀子，買格一隻雄雞，那個老兒也就心滿意足了！」

「嘿！格老頭兒該行時！」

「格雄雞有麼個用！」

「寶貝哩！」

「衆人嘖嘖咕咕的，這樣一猜，那雄雞一猜，連我也摸出一個大大的疑團。

「抓灰！江西老婆格雄雞作麼個用？」坐我拐角的一個年輕伙子問了。

「麼個用！呼！轉半日還摸不到頭腦，那條蜈蚣精，要格雄雞收伏，你們不曉得，蜈蚣精兩隻「缺子」(注：即)有兩顆大夜明珠

，四十八隻脚，有四十八顆小夜明珠；兩夜明珠的寶賤，蜈蚣第一賤，毒蛇第二賤，祇有蚌殼的夜明珠最賤，就是夢賤的夜明珠，往日獻一顆給皇上，都要封進寶賤元，你想，格五十顆寶賤多少錢，把碼幾百個三千兩銀子，可是！唉！誰也想不到，又出了鬼事哪！」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才慢慢的說下去：

「不料格江西老的扯親死了，他要回去辦喪事。他於是囑咐這老兒，雄雞攪要一年半才滿期，這時萬不可放去看見對面那塔，見了就會不妙！我回去辦完事就來的，並且這塔他又留五百銀子的看養錢，誰知江西老一去，就壞事了。」

衆人都很着急，連我也都着急，這麼大一筆收入，怎麼弄壞事了。

「江西老去了以後，附近人也聽得格塔事，就慫恿這老兒自己去收伏，格老兒也該走運，信了格些窮命鬼的話，啊！這一下就不好了！」

大家都眼睜睜的，聽不一絲兒粗大的呼吸

「格鷄在對河一望見那塔，就嚇的高叫一聲，那塔里就馬上滾出一股黑煙，遠遠望見一條又多長的紅蜈蚣，伏在塔頂上，格雄雞格格兩風路寬的河，竟一翅飛過去，呼！那蜈蚣好毒啊！雄雞打了一回，一段絨火向雄雞一噴，雄雞一就就死了，蜈蚣也一蓬絨光去了。」

「唉！上當了！」衆人不約而同來這麼一句。

「江西老背後來了怎麼樣？」

「把所給的三千銀子齊取去囉！」

「唉！衆人又來一聲感嘆。

這種無稽的虛妄故事，居然能使一般人心靈傾心愛聽，這也是我們數千年來迷信的餘孽哪！

拉夫

船到蘆漢以後，個人孤影伶仃的，走了一天悶路，並且又在那三家茅店的荒村歇一晚，心里特別悶，今年一到河漢，望見這人烟稠雜的小市，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

這時，肚子有點餓了，就跨進一家靠路的飯店，但是寂無一人。

「老板！」我放下行李坐在一條木椅上，放開喉嚨喊一聲。

「呢！俺哩！」走出一個老板娘，雖年屆徐娘，風韻猶存，滿臉春風，笑迷迷的。我推想她年青的時候！一定是個交際場中的風雲兒，可人，

「有來飯麼？」

「有！有！有！」

「好哇！先讓我洗過臉，再吃好了！」

肚子餓的時候，菜飯是特別香而合口的。別有景象的，這位老板娘，竟也要背我這個道族的小子，坐在我的對面，共我說話。

「大哥哥！你是上所騙去的啊！」「大哥哥！你是上所騙去的啊！」「大哥哥！你是上所騙去的啊！」

「你帶有護照啊？」

「有！」

「這時，我才注意這位女主人的青癡。」

「你愛留聲機！這里有真拉快，你這樣標識后生，恐怕……」

「這月那無須關心，我不怕的！」我不待她講完就說了。

「唉！他們豈不講理哪！」

「唔！是！謝謝你關心，我要注意他們的。」

「我這禮致謝，其實我是真正感謝，我這幾年宵的逆族惡子，是必須這樣一類的人關垂的。」

「她笑迷迷的替我自了一盆水洗面，因為這時我已用完了飯，結了賬，離花二元一角錢，但我還滿懷愉快的，因為我特教這位神聖可頌的女性。」

在樹末的路拐角上，我看見五個黃衣兵爺；眼睛睜朝我射過來，兇兇的貓兒騰着花子的走獸，我把胸脯挺得高高的，銀鼓的證章閃起鄰鄰的光，我自傲，我是一個有保障的旅客。

「日矣，我到我暫時棲息的場所，瀟水邊上的一個小山城。」

一九四一，九。所里九師

爬過了馬鞍山

——暑期兵役宣傳工作雜記之一——

路漸漸由平坦而變成峻狹，一個峻急的斜坡橫在我們的前面，渡過一架小橋，就開始上這個斜坡，大家懷着一顆緊張的心，口裏說着：

「一就開始上馬鞍山嗎？哈哈！大家來嘗嘗這上萬山的滋味哪！」

我打着前鋒，向這個斜坡爬，剛爬到半腰，路又平坦了，並且改變了牠的姿態；低頭望去，這路彎彎曲曲的通到下面，又分作兩條奔向兩個谷口，一抹澗就都失了去處，這使我們大大的起了疑惑。

我們一行是四人，對這條路都是十分生疏的，——雖然我們都是本縣人——只聽見人說過這馬鞍山的高峻和險惡，所以大家都懷着一顆興奮好奇的心來爬這個高山，却想不到未上馬鞍山以前就有着這樣困難。

時間恰是正午，陽光很烈，我們低頭望去，看到一塊新漆的木牌豎在兩路交叉的地方，從陽光反射中，隱隱可以看出有字跡，大家想無藥的這是一塊將軍箭，所以決定大組的走下山去再說；下山後，把木牌仔細一看，果然是一塊將軍箭，上面寫着：「右往潭源，左往湯市。」（湯市是我們的目的地。）這樣我們

才大膽的循着木牌所指示的方向走。

假使沒有這塊木牌的指示，我們真會疑心這不處通一個市鎮的大路，而是一條探險的小徑。這條路儘可以「羊腸小道」四字來形容，同時因為兩旁樹木及草莽的滋長，使這條「羊腸小道」更阻礙了，幾乎認不出路來，我們只好撥草逐徑而走。

這路路滑滑一個岔谷直去，岔谷也有相當的狹，路是在山腰，路下一條約三四米闊的深澗，溪水又是山，並且都很高，所以弄得這個谷很險沉。

我們在草叢中走着，都不敢作聲，當斜陽的上幾步時，又以為是上山了，不料一拐澗又要下幾步；這般的走了幾里，路就中越不成樣子，更碰不到一個人，也沒有留下來的痕跡，祇在一叢山叢中，發現曾經翻了大樹的跡痕；這時，我們幾個人是置身於人眼罕到的荒山中，於是大家都慌了，大陣首先打翻了沉澗。

「阿！越走越不對，莫不是走錯了？」

「不會的吧！那木牌上分明是寫着『左往湯市』，滑途又沒有岔路，怎會錯！」李肯定

「的確有點奇怪——論理，馬鞍山應該是一

個山，就應該走上山的路，爲甚麼祇是走露谷呢？——這是小陳的話，最後他打趣的說：「那木牌恐怕是土匪故意弄的玄虛吧！」

在前頭幾步遠的地方，有一條似乎岔路的小道，我一覺也不響，趕上幾步，從那條似路的小道上望去，裏面堆了一大堆的松木，都，他寫了，再這些是一片深草，是沒有去路的；回頭觀望我們所走的路，是沿着溪流直去的，距約半里的地方，有二個拐彎，並沒有見路的地方，也彷彿是到了絕處；我走轉來，說道：

「我們走過那洞再說吧！」

大家又沉默了，因爲想急急走過那洞，所以脚步加快了許多；不一刻，到洞中，這使我們大出意料之外，因爲那裏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谷洞，裏面路中間也有條小溪，在兩山接近的地方，溪上架了幾根樹，就寫作爲橋，也差不多朽腐了；橋的那端，乃是一條曲曲折折沿溪去的路，——原來先前沒有看見路，是爲蘆葦草所遮蔽了！——並沒有改變轉的方向。這時，我也弄得糊塗了，謹慎的說：

「走吧！走吧！有溪流的地方，一定有人煙；水勢是向開攔有人煙的地方流去，小路必會通到大道，我們決不會走上一條死路！」

我們想衝出樊籠，想走出這條死路，想在馬鞍山做歡呼得勝的口號，俯臨羣峯，於是脚步更快了。

該謝謝上帝，在這條閉塞的小道上，轉了

幾個洞後，各口漸漸寬了，突然間出現寬闊的坦途，路也寬大了。在一列黃土坪上，還留有被火焚後的殘瓦斷壁。於是大家都歡呼起來，我們到底是沒有走死路，我們不長縮，不退後，光明的正道終於被我們發現！

在山腹中，冒出一縷綠炊煙，循着路找去，不上幾十步，就看見一個約三四家人家的村落，我們走進屋去，找着一位老人，打過招呼後，就開始問起路來。

「老人家，去湯市過馬鞍山是不是從這條路？我們沒有走錯吧？」

「是的，湯市是走這條路的，不過你們已錯了點點……」

這句話弄得我們口呆目瞪。大家都說「糟糕！」他趕緊的笑着說：

「不要緊，沒有多遠，你們剛才過的地方，不是有一所燒了的屋嗎？馬鞍山就是從那屋側上去的。跟了那條路走，一點也不會錯；不過你們得小心，這條路有些是石子砌的，上面長了苔苔，走起來很滑，路又小險峻，加之是以盤山而走，小心不要被滑下山去！」

我們聽了這席話，放心了許多，相視而笑，謝謝他的好意後，就循着原路折回走到那屋側，仔細一看，原來是剛才我們忽略了，本來有一條盤旋的通上山去，但是被一株倒下了的大松樹繁茂的枝葉橫的把牠遮斷了，所以要穿另外一條塞滿了草的小徑上去；大略的看起來

，誰也會說「此路不通」的！

我們開始上山，都懷着一顆新的興奮好奇的心，開始上這個如雷陣耳的馬鞍山。

開始的這一段路，真好奇簡直出乎意料，路是用麻石砌的，兩旁夾着高火鬱鬱的古樹，把陽光完全遮蔽好；道上鋪滿了苔葉，腳踐在上面作一沙沙聲，很有趣味，儼然是在南嶽的古道上遊行。

我們緩旋而上，從樹叢中窺見對面的山峯也跟着我們而旋轉，豁谷也一一入目，原來我們剛才走的那個谷，就是在這座山的底下。

大約半里之遙，路就漸漸狹小，再走半里，竟如老人所說的情況，路的狹窄，固不待言，滑也是真話，因爲這條路經年曬不到陽光，並且走的人極少，所以裏面苔葉是免不了；又因路是盤山而上，所以一邊是高山之巔，一邊却是懸崖峭壁，偶一不慎，被滑下去，即不粉身碎骨，僥倖爲樹木所攔住，也是凶多吉多，要爬上來，也得半天！這樣一來，使我們深深的體會到「蜀道難行」的滋味了！這裏雖不是一「蜀道」，然而在我們這些沒有爬過高山的人，是視爲蜀道的！

險峻呵！不愧是馬鞍山，我爬一個嶺看快爬到極峯了，却個個從前面又湧出一座山來，攔住我們的去路，使我們不得不重新爬；山——還是一樣的險峻，並沒有因爲是另一座而改變，路旁塞滿了草，草尾巴毫不客氣的向

人的嘴邊。手得我們一邊要注意路，一邊要推開車；滿眼可見的是山峯、樹木、草、苔於人類，除我們四個外，其他看不見一個，偶而在路旁發現一兩處行人燒火吸煙後所剩下的柴調和灰堆，這些很像初民時代野人多吃食物後所留下餘遺跡。

我們勇敢的向上爬，沒有停頓，也沒有說話，沿途祇聽見風吹着蕨草和樹葉的嗚聲，野鳥的歇鳴，以及我們的脚步和手杖擊地的聲音，在這荒涼的山中，我們爬了五個山峯，才達到了馬鞍山之頂。

大家都歡呼起來了，揮起了手杖，作一個得到了勝利的表示，歌唱着「我們在太行山上」，這種歡狂的表現，如果有人在你旁邊看到，幾乎疑心是野人在山嶺舞蹈。

我們將賊四週的景色：附近的山像潮水般的向這裏匯集，因為它是這羣山的主峯；環眺那一抹藍天下的羣山，一起伏似海中的波浪在動盪，藍色的天空配合翠綠的山色，格外顯得調和、自然與美麗。

在羣山的中間，構成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空地，鄉下人稱它為洞；一條河流游龍般從左邊遠處的山谷中流出，經過一個小的洞，再穿過山谷，便折流到另一個大的洞；另外一條小河也蜿蜒地從對面的山羣中流出，對這條河匯注，於是，這條河的水流驟然增大了，又蕩蕩的向右邊的山叢中流去，一折洞就不見了。

這兩河相匯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目的地——湯市，它不過是一個小市場，屋宇並不多，（約兩百家罷），最建築在那兩河相匯的三角尖上，而聞名全縣的湯市溫泉，也就是在那裏。

在馬鞍山上所俯瞰到的湯市，是十分狹小的，我們沒有看見人們的行動，只看到青青的田畝，如豆的建築物，和白光閃閃的河水。

下山的路，還是從這座山到那座山盤旋的下着，不過已沒有那樣的閉塞，而峻峭却是一樣；風林也不似那樣密茂了，一切一切，都呈風蕭生的活躍，因為在羣山下的山谷中，住了不少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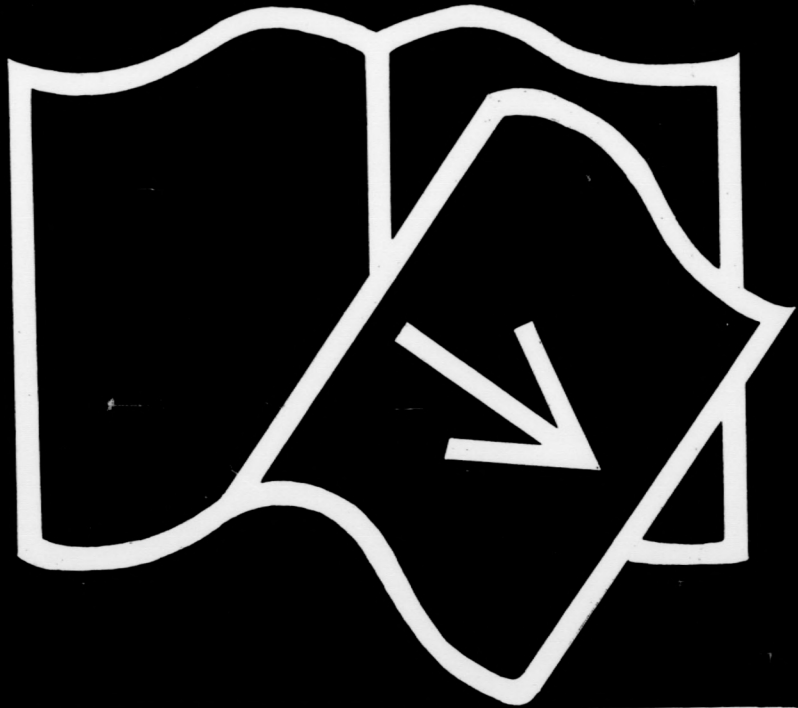
我們再不像上山時那麼的沉寂了，打開了話匣，談論着它，讚嘆着它的險峻，大家都說：「假使這座山是生在湖北，拿來做一個打倒日本的游擊根據地，是再好也沒有了！」或許是下山比上山快些，或許是下山的路比上山的路近些，或許是發笑忘了一行路難——不到一小時的光景，就下到了山麓；當我們走完最後一步下山路時，不知感到如何的快慰！

當我們將走進湯市的門口，回首望見了馬鞍山峯，緊閉着藍天，像一個英勇剛強的戰士，堅毅的佇在那裏，而我們就是從那突出峭崿跑過來的。

重陽風雨感賦

譚鈞

鴻來燕去草枯黃，
節物蕭條自可傷。
萬里山河經百戰，
幾番風雨又重陽。
芳莢佳釀懷諸弟，
豔菊寒泉薦國殤，
最怕登高傷極目，
那堪獨立詠蒼茫。
信矣人言始欲愁，
馳駒歲月去悠悠。
千山日暮關河冷，
四野風酣草木秋。
赤血斑斑盈禹迹，
漢旗獵獵壯神州。
何當鐵騎平胡虜，
許我名山汗漫遊！



缺45—52 页



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問題

張道行

月前曾於本報論及「世界和平的重建問題」，今擬伸論國際經濟秩序究應如何建立，以爲戰後決定健全的經濟基礎，消滅經濟戰爭計劃的參考。在目前反侵略各國，而在軍事政治及經濟各方面，密切聯繫，樹立堅強的堡壘，方可打倒歐亞兩洲的軸心勢力；在戰爭勝利而後，仍必須於政治軍事之外，聯合全世界的民族和國家，共同生活標準的向上，和安居樂業的機會，已爲八月間羅邱宣言所指出，爰就管見所及，將不問題粗加論列於後。

一、二次大戰的經濟原因

英國學者羅素在其名著「自由與組織」一書中曾說：「十九世紀有了所以失敗，便是因爲沒有創造國際組織的原故，」可是在二十世紀有了國際聯盟的組織，亦終於失敗了。初視之似乎是由於政治問題之未能解決，例如凡爾賽條約的不合理民族糾紛之無法調解之類，羅登（M. I. O. Den）所謂「強權對公理的最終奏調，由於窮慌失措的民衆爭相奔逃，以圖自保所致的國聯之崩潰，都是直接根源于巴黎倫敦更番對於極權國家秋成的暗送」。實則問題的關鍵，還是由於國聯的法權不能涉及經濟的領域，以致失去了調登利害關係，解決經濟鬥爭的基本機能，特別是關於資源和殖民地的重行分配兩問題，爲獨裁而「無」的國家所堅持解決而無權覓取解決的途徑，里賓特羅甫在去平三月還對威爾斯說：「和平必須以承認德國在資源市場方面，享受平等的權利爲根據，」可見經濟問題是如何的影響國際和平了。

那麼，國際經濟問題爲何不能得到合理解決？其主要原因，是各國都是推行着一種經濟的國家主義，德、義、日的自給自足主義，固然是如此，英、美、法的保護貿易政策，也是如此，蘇聯自從實行「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以來，就極個的國際觀點而論，更是走的經濟國家主義的路線，各國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以集體的力，專謀本國經濟的繁榮，于是國與國間，好像十八世紀時代的個人一樣，成爲自由競爭的單位，國際無政府的状态因以產生，而各國之所以採取經濟的國家主義，是因爲產業革命以後經濟演進的結果，是生產與資本逐漸集中，于是貧民加多，購買力不能與生產量相適應，形成了生產過剩的畸形現象，因而轉向國外找尋市場，以推銷剩餘商品，奪取原料，以求減低成本；於是發生了所謂原料市場和殖民地的爭霸戰。而問題的盤根結底，乃是生產與分配的失調，因而演成今日的惡劣局面。這是此次歐戰間接的，但是最基本的原因。

至于直接的原因，乃是自從首次歐戰後，德國經濟因凡爾賽條約的束縛，極度不安，以致造成希特勒的登台和對外擴張的機會所量，何以呢？

吾人研究德國的經濟史，知道德于戰後，經濟上已瀕於崩潰，再加上額外的賠款和魯爾的被法佔領，已岌岌不可終日，幸有史德萊斯並出而倡導協約外交，主張與協約國合作，力謀歐洲經濟的復興，故自一九二五年羅加洽公約訂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史氏下台時止，德國經濟已在復興之途邁進。可是它的基礎，並不鞏固，以非出於回復一九一四年以來的自由貿易制度，而是以英美大量的借款，向外購買原料（除付賠款而外），和靠清實物價付，以維持德國的工業機器。

所不等的。是此種局勢。自一九一九年起，即因英美恐慌而打破。英美自國內發生此種恐慌之後，即對德停止貸款，並統制對外貿易，至是德國即無法取得「市場」和「原料」，而英美則持其充足的資源，以實行計劃經濟，希望謀得經濟的復興，其手段不外通貨膨脹，外匯管理，高度關稅，和比額制度等。向來自由貿易政策的英國，到了一九三二年，訂立英大港協定，建立起英帝國的馬奇諾防線，轉而迫使美法等國，更加高關稅圍牆，更促使「無一」的國家，渴求殖民地，因「無一」手中無黃金以購其所需，而「有國」則不願購買那紙質出不買進的貨物，弄到「無國」人民爭鬪戰爭，而不欲餓死，于特種立政權，便因而生出了。

所以法西斯主義而最經濟不安的產物，因當經濟制度引起生產與生產之間發生不調和的時候，大眾生活便發生恐慌，尤其是失業的青年輩。一個社會到了這個地步，不能以資本主義的原則。在滿足大眾的期望。軍衆於此欲運用政治力量以重建經濟體系，此種要求對於特權者就成了一种莫大的威脅，這些眼看失業的人何去請求那些目無法紀者，起而對其以爲保護。於是目無法紀，因此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但他們對於財產制度，既不能作金銀的改組，就同樣地不能滿足大眾的期望。於是竟不能不採取獨裁，以抑壓人民的怨尤。次之，不能不對外作軍事冒險，對外侵略往往是獨裁者解決內部糾紛的手段。所以希特勒上台之後，除撕破凡爾賽條約之外，還要爭取所謂「生存空間」，高喊收回殖民地，這構，就在經濟方面促成了這次的大悲劇。

一、目前美德間的經濟戰爭

這些便是二次大戰的經濟原因，值茲戰爭之中，交戰國間互以爲炸封鎖等手段，作經濟上的鬥爭，乃是當然之事。一中立的一美國，至今尚未參與軍事上的鬥爭，而在經濟上則早已與德國作殊死戰了。因美國自成一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之一後，英國就有近二十萬萬美元的準備儲流入美國，美國乃擁有二百萬萬元以上之空前數，（美國定法律規定金

準備爲百分之四十，折合紙幣佔金額的百分之四十，成了貨幣史上的奇蹟）。

黃金現已集中美國，美元遂在世界經濟上，佔有絕對優勢的支配權。附於馬克集團是一國莫大的威脅，德國當然要謀對策，所以以經濟部及芬克會宣佈：歐洲新秩序的主要內容，便是根本廢止黃金作爲經濟的媒介物，而在對外貿易上，推行以貨易貨的應付經濟制。此種以廢除黃金爲國際貿易的手段，在實際上已在歐洲順利的推行着，今後自當益加強化，讓大馬克集團的威力。

至於美國則恰與此相反，必須保持現世界的經濟秩序的主要原則，如能恢復舊有的金本位，乃爲美國最理想，苟或不然，最低限度也要津之匯本位制能維持。否則以後的美國，必將因世界黃金之過度集中而感信用膨脹，以致物價高漲而生產過程縮小，最後乃使國際貿易陷於停頓狀態。那時經濟大恐慌的遠景，必再呈現出來，這當然是美國所不能忍受。所以羅斯福總統於今年的國會咨文中，聲稱：「當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時候，凡有人意欲把美國封鎖於時代長城之後，美國這個國家是永遠要反抗的。」

可是美國與德國的對立，並不是軍事上的對立，而是經濟上的對立。德國的軍家，在目前固不會有西半球的海港登陸，但是假如一旦德國所佔之歐洲的經濟市場，完全將美國一封鎖於時代長城之後，那末，美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之結果，西半球

（重慶大公報）

編 輯 室

本刊承讀者愛護，紛紛來稿，編者極表謝意，尤其是九師的同學的熱烈寫作，更值得編者的欽佩。本刊編輯有限，未能從速，敬，有負作者雅望，殊爲歉仄。

本刊需要的文字，以論文居多，尤其熱烈地歡迎關於研究 總攬遺教 總裁言行，及時下問題的專著。本刊爲酬答作者雅意起見，稿費已略事提高。

本週十一月份徵文題以「民生哲學」爲範圍，原擬十一月十日齊稿，茲爲應讀者便利起見，延緩一月（十二月十日以前齊稿）。屢承讀者及作者賜教，編者事冗，未及一一函覆，特致歉意。

日本財政經濟的破綻與軍政內閣

青山和夫

最近的財政經濟情形——日本生產指數的上昇，以一九三九年八月為終點。該月以後，幾度退跌。本年跌勢仍盛。目前生產，僅能維持戰前的水準而已。客歲第一流的大企業，如日曹，昭和鐵廠，理研，藤田等，先後發生問題，一般中小工業的破產，更無論矣。自去年八月迄茲，日本政府以法令強制通融資金，投下十八萬萬元，為救濟產業之用。去年年終結算，政府保母保利的公司債券，計有二十五萬萬元（佔發行鈔票額的百分之四）。據興業銀行調查，「七七」以來，政府變換企業合併，合併的公司，核其資本已達八十三萬萬元。又「七七」以來，投資擴張生產的資金二百四十萬萬元中，有一百萬萬元不能開工。東洋經濟週報紀其事而喟然嘆曰：「此去困難正有加無減耳！」至英美封鎖日本資金以後，影響之大，自不待言。

明年一月為止，日本政府要支付下列各款：購買紗布屯貨五萬萬元，存倉生絲二十萬包賠償匯水〇折五萬萬元，國家統制米穀應付米價二十五萬萬元，補助鋼鐵價格損失三萬萬元，糧制停止中小商工業營業付與津貼三萬萬元，收買全國發電所十萬萬元，共計超過六十萬萬元。

日本銀行發行紙幣總額：今年六月四十二萬萬元（比去年六月增加十萬萬元），七月四十三萬萬元，八月四十五萬萬元（比去年八月增加二十萬萬元）。日元系統所發的紙幣，即連滿蒙華北華中的偽鈔及軍用票，總共已達一百三十萬萬元，比去年膨脹一倍。政府散播資金（實際即支出不足）之數：六月六萬七千萬元，八月八萬二千萬元，九月五萬八千萬元，為去年之三倍。日本經濟聯盟會兼月，今年九月初，向政府提出警告，謂：「財政的屬性膨脹，乞予防止！」日本財政的破綻，由此可見一斑。

近衛的經濟行政——第三近衛內閣，對上述經濟破綻的應策，惟亂發統制命令而已，大約日領統制命令一條。近衛雖改組了統制經濟的兩個機關，物價對策審議會及總動員法審議會，但是換湯不換藥，無補於實際。客冬「經濟新體制」，引起莫大的政治危機，然到今日，國民總所得已在政府手中，再予分配，政府的「財政金融基本方案」，即便國民得無條件的充實財政的支出。企劃院之「製造工業成本計算法」，則完全推翻了從前的「公司經理統制」及「資金調整法」的法令。根據「接受軍需支票命令」（即強制民間負擔政府的債務）及「主要產業團體統制法」，政府對各種統制團體（例如：鋼鐵，水門汀，石炭，紡織，造船，廢鐵，機械，及水產農業等），得命令其將該團體所屬全部企業的管理權，無條件的移交政府指定的會長。至於勞動統制的範圍，現已擴及女子。勞動者不准自由跳槽，自由選擇職業。勞動時間無限制，資本案可以隨時延長。工資有限制，勞動者不要求加薪。十四歲至二十三歲男女，則命令其組織勞動隊。總而言之，除耨老樹幼及資本案官僚而外，全國民的奴役制度已出現了。

統制的質的變化——我不能說明每個統制命令的內容，大體說來，從前統制紙以約束非軍需產業為目的，而漸擴大其範圍。第三近衛內閣亂發統制命令，統制的目的，乃在奴役全體國民，直接推行軍需產業。即由統制經濟政策階段，過渡到奴役國民政府階段，這一變化是質的變化，是日本財政經濟總崩潰的階段，是這次政變——由近衛到東條——的社會基礎。

二

當前的經濟問題——近衛所發統制命令的實行問題，明年一月至三月

行健月刊社徵文簡則

一、本社為闡揚八總理遺教，總裁言行，研究抗戰建國之實際問題，並鼓勵青年進修起見，特舉行徵文。

二、徵文題範圍由本社指定並於本刊揭示。

三、每逢單月（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舉行徵文一次。

四、應徵者以三十歲以下之青年為原則。

五、應徵文稿應於每次徵文之上月底以前送達本社。（湖南耒陽第十二號信箱）

六、每次所徵文稿，選取五篇，並在本刊發表，其未經選取者，亦得擇優在本刊發表。

七、取錄者除各贈刊載該項中選文字之本刊五本外，

第一名 獎金一百元

第二名 獎金八十元

第三名 獎金六十元

第四名 獎金四十元

第五名 獎金二十元

其未經選取之文稿，經本刊發表者，贈送刊載該項文稿之本刊五本。

八、應徵文稿，須附註真實姓名，性別、學歷及現在通訊處，

（附註）十一年一月份徵文擬定以「地方自治及基層政治的研究」為範圍，題文自擬，限一

月十日齊稿。

徵稿十簡約

- 本刊以開揚 總理遺教 總裁言論研究抗戰建國之實際問題及發揚民族文化為宗旨
- 本刊內容分為(1)社評(2)時評(3)論著(4)文摘(5)時事(6)文藝(7)通訊等欄除(1)(2)(3)(4)各欄及時約撰稿外餘均歡迎投稿
- 來稿體制長短不拘創作譯述均可惟以切實簡潔新穎為佳
- 來稿須繕寫清楚並加蓋私章發表時姓名隨作者自便
- 來稿須詳附姓名通訊處並加蓋私章發表時姓名隨作者自便
- 來稿一經發表後每千字酬法幣二元至四元短
- 來稿概不致酬
-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
- 來稿多數與否概不退還如投稿人欲退還原稿須付足郵票
- 來稿請逕寄湖南衡陽第12號信箱

廣告價目表

刊別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全	半	全	半	全	半
第一版	八十元	四十元	六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第二版	六十元	三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第三版	四十元	二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十元	五元

定價表

期	冊數	價目
一月	一冊	三角
半年	六冊	一元六角
全年	十二冊	三元

附

一、各地文化服務社社會服務處均有代售
 二、銷本一律照定價八五折收郵費
 三、定閱本刊者如有查詢或更改通訊地址等事項請將本社定單號碼註明惠寄本社以便辦理

代售處

編輯者：行健月刊社
 發行者：行健月刊社
 通訊處：湖南耒陽第十二號信箱
 印刷者：青年印刷務館
 全國各大書店
 中國文化服務社湖南各縣分社
 耒陽大同書局
 衡陽大剛書店
 青年文化服務社